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杨平科幻作品选



《MUD - - 黑客事件》

杨平这个世界只有 256 色。

我一边前进，一边暗自后悔。几分钟前，我刚从一个叫“口条”的家伙那儿得知这个地址，而十分钟前，我才刚刚认识这个家伙！他把这里吹得天花乱坠，仿佛三级世界里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。“我不能告诉你具体怎么好，因为保密权的关系……你知道的。”他神秘兮兮地和我耳语道，还把手掏了出来给我看。我一见那心做得很精致，便对他有了些信心，同意到这里来看看，当然他也得到了 10 个信用点的酬报。在这个社会中，什么都是要酬报的。

谁知竟是这么个破落的地方。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棕绿色土地，天是蓝的，没有云，天地交界处只是由三级色差连起来。见鬼！一个在 MUD 中混了半个月的人也能做得比这好得多。

我决定向 MWA 投诉那个家伙。现在，既然已经来了，还是四处看看吧，万一真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呢？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个点，并迅速长大成为一所房子。就象一般小康之家都有的哪种两层、好多窗户的住房。我走到门前，转了转把手，没有任何反应。周围没其他房子，好玩的东西一定在这里。我抬头看了看，这个房子有烟囱，可以飞上屋顶，从烟囱里进去。我打开飞行器。“这里不许飞行！”一个窗口弹了出来，吓了我一跳。居然不支持语音方式，土……不过我已有点儿习惯了。我迅速绕了房子一圈，没有什么可攀援的地方，窗户也打不开。我又回到门口。

突然，我注意到门旁有个花篮，花瓣清晰可辨，在这破落的世界中出现如此细致的设计肯定暗示着什么。指令 - - 从花篮中获取一切。“你得到一把钥匙！”太简单了！我用钥匙打开门，里面是客厅，有沙发、地毯等一般的家具，有楼梯通向二楼，没有其他人。我走到屋子一角的电脑前，按了一下象是开关的东西。“你好，星猩。有什么烦恼吗？”一行英文出现在屏幕上。咦？它居然知道我的名字。这似乎是个心理咨询的地方。这就有点儿意思了。“我很沮丧。”我说。又是一个窗口：“用户错误 35：使用非法频道”。哦，我忘了这里是没有语音的。我把键盘拉出来，输入：“我很沮丧：(”。那机器装模作样地响了一阵，出现了一行字：“在二楼尽头的屋子里，你可以找到治疗的良药。”玩什么玄虚？我顺着楼梯上到二楼，看到楼道尽头那紧闭的门，打定主意，如果还需要什么鬼钥匙才能进去，就立刻离开这里。我的耐心快用光了，那 10 个信用点就算白扔了。

门很容易地打开了，里面一团漆黑。我犹豫一下，迈了进去。

“这里是太空。你没有保护措施，处在很危险的状态中！”天啊！我赶紧转身想回去，但是门刚好关上，我只来得及看到那明亮的楼道被星空盖住。

“你的血管开始迸裂。”表示生命力的绿色条不断缩短，我惊慌地扭动着身躯。“你的大脑严重缺氧，神志开始模糊。”色条越来越短，变成黄色、红色、亮红色……“不！”我大叫。

“用户错误 35：使用非法频道”。

几秒钟后，眼前出现了我在太空中飘浮着的、僵硬的尸体。一个窗口弹出来，一行红色的大字：“你死了……”我傻在那里。

伴随着一阵哀伤的音乐，我返回了系统主画面。系统显示：“你刚刚死亡，用户帐号被取消。请向'MUD 巫师协会（MWA）'申请新的用户帐号。地址：newuser.useraccount.mwa.mud”。

我一把摘下头盔，扔到一边。妈的！见鬼！我暴怒地在屋里走来走去，把所有碍着我的东西踢到一边。这怎么可能？我还从来没死过！我所有的东西、我拥有的世界全丢掉了！重新申请一个帐号倒是不麻烦，然而获得私人住所及构造世界的权限要半个月，我怎么能忍受这种等待！

我倒在床上，点上一根烟，望着斑驳的天花板。外面，喧嚣的都市在这夜半时分已经安静下来。不知哪里传来低沉的嗡嗡声，更衬出夜的寂静。我冷静了一点儿，开始试图分析这个事件。首先，那个世界的构造者违反了MUD 公约，没有在可能对玩家构成生命危险的区域设置警告。其次，那个什么“口条”很有问题，可能他曾经在那死过，想拉一个陪死的。我可以向MWA投诉那个构造者，从而获得赔偿，也许是几千个信用点，好的话可以被判为非法死亡，从而恢复我以前的数据。至于“口条”嘛，我会想个好办法治他一下。毕竟，我是MWA的初级实习巫师，修理一个普通玩家还是容易的。

想到这里，我爬起来，再次戴上头盔，联入网络。我知道，MUD的管理非常严格，不允许巫师利用特权做违反公约的事。因此，虽然我认识很多巫师、大巫师，但我还是得按规章申请帐号。我来到帐号申请节点，系统要求输入准备申请的帐号名，我填入：星猩。系统显示：“此帐号已有人使用，请另取一个。”什么？难道我的帐号没有被删除？我赶紧联接MUD系统入口。输入名字“星猩”，系统询问密码，我输了进去。“密码错误！”不可能！我又输了一遍，还是不对。在第三次尝试失败后，系统自动切断联接，并显示：“不要尝试侵入他人帐号，这不好。”我很沮丧。

没办法，我只好登录了一个新帐号。只要能进去，就可以找到我的朋友，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。

第一个世界是鲜花广场。这是新玩家必经的地方，有很多卖东西的，包括各级世界地址表、语言转译器、飞行器等等。作为一个新玩家，我有100信用点。我买了一个转译器。地址表对我没有必要，我脑子中就记得很多，飞行器太贵，要240点，以后再说吧。我沿着嘈杂的街道向前走，不理睬那些缠上来的乞丐。有意思，几天没来，这里又增加了蜜蜂。它们嗡嗡叫着，在周围飞来飞去，有几次还差点儿撞到我脸上。

在广场的东北角，有一个巫师云集的酒吧。我走进去，看到“乳猪”在和其他几个巫师聊天。“嗨！”我打了声招呼。他看看我，笑笑，没说什么。“我有麻烦了，‘乳猪’！”我在他身边坐下。他向我转过身来：“你认识我？”“当然！”我突然意识到，由于我使用了新帐号，他认不出我来。“我是星猩。”我说。

他似乎没有听见，停了一下，继续和其他人聊起来。我站起来说：“我是星猩！我有麻烦了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！”他向我一挥手，一股白光暴起，将我罩住。眼前一片亮，接着又是一片漆黑。系统显示：“你昏倒了……”。昏倒期间我什么也不能做，什么也看不见、听不见，只能静静等着。过了一会，我醒了，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，周围是许多裸女的图案，“乳猪”在旁边看着我。“你干吗？”我不满地说，“这是你的住所吗？个性表现得太过分了吧？”他看着我：“你真的是星猩？”“当然。我知道你曾用特权偷过一个二级世界的源码。”“我有授权。”“对，但那授权是在你偷完后补

办的。我陪你办的。”他举起一只手，又缓缓放下：“你确实是星猩。”“放心，我不会举报的。”我安慰他，“毕竟当时我也做了假证。”“你知不知道拥有两个 MUD 帐号是非法的？！”他严厉地说，“若不是我刚才及时把你打晕弄过来，那几个巫师就可能举报你，你的前途就完蛋啦！”“我已经差不多完蛋啦！”我烦躁地说，“我的帐号被别人占了。”于是我把发生的事详细地讲了一遍。“你是个经验丰富的巫师，”最后我说，“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？”他没有马上回答我，而是盯着一幅裸女画像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冲我一笑：“你应该设定为不死之身。”“不错，我很笨，可你能给个办法吗？”“首先，这是一件有预谋的侵入事件。你想想，什么情况下一个人的帐号会被占用？”我思考了一下：“要么是有人猜出了我的密码，要么是……他在我死后抢先注册了这个帐号。”“对。要猜出一个人的密码是很困难的事，就连 MWA 中的高手都不能保证每次都能得手。于是，最好是先把一个人在 MUD 中弄死，然后在那人重新申请帐号前的间隙抢占该帐号。你看，很明显，有人对你的帐号感兴趣。”“我有什么特别的？”我大惑不解，“我又不是网上的名人。”“你总有让他们感兴趣的地方。也许，他们只是拿你做个试验，看看这种方法是否可行。也许……”他顿了顿，突然大叫一声，吓了我一跳，“我知道了！”“什么？你知道什么？”我呆呆看着他。

他没有马上回答我，而是两臂一分，就在空中分出一个窗口来。他掏出个键盘，开始急速敲击。“你看，”他把窗口向我转过来，“你是初级实习巫师，应该知道一些 MUD 管理上的事。这是 MWA 帐号管理系统的文件下载记录，我们可以查看都有谁曾经下载过文件。”“你是说……”“这是 MUD 的一个漏洞。天啊！我们曾经发现过，但没有人把它当一回事。MUD 的巫师帐号都在文件中有记录。它没有更多的内容，只是说明那个帐号的权限是什么。比如你，在文件中是这样记录的：星猩（初级实习巫师）。当你进入 MUD 时，系统会查找你的权限记录，发现你是个巫师后，才会给你一定的特权。”“听起来很合理啊！”“问题在于……问题在于，当一个玩家死后，系统不会自动在权限文件中删除相应的记录。因此，当这个帐号重新申请后，申请人就自动获得了巫师权限。你的帐号，”他严肃地说，“就是这种情况。”“真是难以置信，MWA 怎么能容忍这种漏洞存在？”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

“一方面，这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。在早期的 MUD，在那个各自为营的 MUD 的蛮荒时代，系统就是如此设计的。因为那时一个玩家死去，系统并不取消帐号，而是降低玩家的各项指标。除非玩家自杀，否则不会出现这种危险。另一方面，现在一般的巫师都可以把自己设为不死之身，不必担心帐号失控。即使有象你一样没设定不死特性的巫师，在死亡到重新申请帐号的这短短时间内，正好有人申请同样帐号的可能性极小，所以 MWA 对此毫不在意。

可现在……嘿嘿……”我还是尽量保持乐观：“我只是个初级实习巫师，侵入我的帐号有什么用？”“你看！”他指着窗口，上面显示着最新的几次文件下载记录。在倒数第三行，赫然记着：“/imm/etc/passwd->102.36.64.234.7.190.111.1by 星猩 11/03/209716:24:55GMT”也就是说，一个叫星猩的巫师在刚才将存放密码的文件下载到了一台地址为 102.36.64.234.7.190.111.1 的机器上。

“这又怎样呢？”我不以为然地说，“我听说文件中的密码都是经过加密的，看上去只是一组不规则的数字而已。”“是的，但我还听说，如果有合适的工具和好机器，可以在半小时内算出这个文件中指定帐号的密码。如果这

是真的，大约有几百个实习巫师的帐号都面临被侵入的危险。”他冷冷地说。

我听得一惊：“那怎么办？”“好在你的权限只能获取实习巫师的密码文件，而且实习巫师没有权限修改系统模块部分。这样，我们可以保证正式巫师、大巫师、天神、大天神的帐号安全以及系统的安全。除非……天啊！”他发出一声哀叹，又在键盘上急速敲击起来。“不得了！”他叫道。

我无助地看着他。

“三分钟前，有个四级实习巫师被提升为正式巫师。这样，如果他侵入这个巫师的帐号，就可以看到所有正式巫师的密码文件，就可以非法修改系统了！”我快哭出来了。

“走！我们去找这个巫师！”“乳猪”一只手快速地在空中点了点，一只手把我抓了起来，眼前一阵黑……眼前再亮起来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在一座宫殿中。这是座融合了东西方风格的建筑。墙上不断变幻着图案，如色彩的喷泉。大殿正中是现代 MUD 之父——“不在乎”的全身像。

大约 50 年前，“不在乎”创立了 MUD 系统的一体化标准，使原来分散独立的各个 MUD 联结起来，成为现在涵盖全球的互联网虚拟世界——现代 MUD。几乎在各个地方，都可以看到他的像。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但有无数关于他的传说，甚至还有人声称他至今还活着，使用另外的身份四处游荡（帐号“不在乎”已被永远保留起来，禁止使用）。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我问。“乳猪”摇摇头：“我也没来过，这里好象是个秘密的一级世界。我刚才只是发出指令，移动到那个巫师所在的世界。”一条半人高的毛毛虫从大厅的一角钻出来，旁若无人地从我们面前爬过，身后留下一滩闪闪发亮的液体。“NPC？”我问。“乳猪”不置可否，走到塑像前。“见鬼！”他低声骂道。

“怎么了？”“我没有权限查看这个世界的秘密！我居然没有权限!!!”他愤怒地向塑像发出一道紫色的光。“哧”地一声穿体而过。“这他妈的是什么鬼地方！”他大概是自尊心受了伤害，摆开姿势，开始大施法术。火焰啊、闪电啊什么的在他周围忽隐忽现，伴随着轰鸣和他得意的狂笑。我悄悄退到大厅边上。在一个巫师发威的时候，最好离他远点儿。我想起以前在一般玩家面前卖弄法术时的风光，不禁颇有些伤感，命令自己流了几滴泪。

那只骄傲的毛毛虫又钻了出来，从烈焰围绕的“乳猪”旁边慢慢爬过。我清楚地看到火舌包住了它，然而没有造成任何损害。它仍然一拱一拱地向前爬着。我脑中灵光一闪，大喝一声：“停下！”“你是说我吗？”“乳猪”和毛毛虫同时转头对我说，不同的是“乳猪”面目狰狞，而毛毛虫一副憨厚可爱的样子。几乎是立刻，“乳猪”把杀气腾腾的脸转向毛毛虫：“你是人？你就是那个刚提升的巫师？”“当然。我的名字是‘幼蝶’，当然就是毛毛虫了。猜都不用猜，脑筋稍稍转弯就能知道。你怎么好象是恍然大悟的样子？”“幼蝶”淡淡地说，又转向我：“什么事啊？”“你还是你吗？”“乳猪”羞怒交加地问了这么句没水平的话。

“幼蝶”没理他，继续冲我说：“你怎么到这里的啊？”“是他带我来的。”我一指“乳猪”，“我们有事找你。你的帐号可能会遭到入侵，最好换个密码。”“乳猪”通过耳语频道骂了我一句：“笨……你怎么知道他不就是侵入你帐号的那人？不要告诉他所有的事！”“不要交头接耳。在这里我是主人，我能听到所有频道的信息。”“幼蝶”一边说，一边盘成一个圈，器官在半透明的皮肤内蠕动，真是非常精细！我指了指周围：“你是这里的构造者？”他点

点粗大的头。“很漂亮啊！”我由衷地赞叹道。

他笑了一下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会笑的毛毛虫：“谢谢。它确实花了我不少精力和时间……”“你是怎么……”“乳猪”迫不及待地插进来，被“幼蝶”不客气地打断了：“即使在 MUD 中，保持礼貌仍然是必要的。我和你说话了吗？你是个巫师，怎么这么不注意？现在的世道……”我莫名其妙地对他产生了好感，不顾“乳猪”的阻拦，将事情经过简略地讲了一遍。

“这好办，把他杀了，你再抢回来不就行了？”“幼蝶”微笑着说。

“你以为那人会没作准备吗？他一定把自己设为不死了！这都想不到，哪个笨蛋把你提为巫师的？”“乳猪”愤愤地说。“幼蝶”微微一笑，掏出个卡片交给我：“我没空陪你去冒险。如果你发现了那个冒牌货，冲这卡片叫一声我的名字，我就会出现的。”“谢谢。”我把卡片收起来，“顺便问一下，你怎么弄的？连巫师都没有权限看到这里的秘密？”他放声大笑起来：“MUD 并非是个密不可破的系统。世界上根本没有毫无漏洞的系统！”

再见啦！”说完他一拱一拱地消失在大厅尽头。

“什么啊？象是一个世外高人的样子……”“乳猪”大不以为然。“我们走吧。”我说。他一只手把我抓了起来，眼前一阵黑……鲜花广场。“再见了！”“乳猪”对我说，“我要和其他的巫师商讨处理的办法，还要查一下那个地址。你现在是普通玩家，不能参加。”我点点头，和他拥抱告别，独自四处转了转，想看看能不能碰上“口条”，但转了一个多小时，也一无所获，感到自己很无聊，干脆退出系统，回到破落的房间。

深夜，隐隐有凉意。我用手搓了搓脸，收拾好电脑，关上台灯，站起来走到另一间屋子。这里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，墙上贴着印花墙纸。我向前走了几步，又改了主意，返身来到厕所，进门的时候差点儿被一块剥落的墙皮砸着。镜中是一张形容枯槁的脸。液体下落的弧线非常优美。冲了马桶看水流。我估摸了一下感觉，趴在马桶边缘吐起来，直到再吐不出什么。泪眼模糊。世界在旋转。我漱了漱口，回到卧室，盯着床发了会呆，慢慢爬上去。

她背对我躺着，已经睡着了。她不象是真的，虽然这里是真彩色。我放弃了想起她是谁的努力，伸出双臂从后面抱住她，听着她轻柔的呼吸，把头埋在她的发间。

她的身体光滑柔软，充满芳香。

墙上有团亮斑，每次睁眼，就移动一段距离。我直睡到它到达拐角处才决定起床。她已经走了。我爬起来，在初醒的懒散中掀起窗帘的一角。下面，外面，另一种世界，喧嚣的世界。

匆匆吃了点儿东西，我坐到电脑前，有工作要做，每天，我要处理近百封关于 Conix 系统的技术查询信件。而每月初，我的银行帐户上就会增加两千块钱。按外面世界的说法，我是个“线虫”，就是靠信号线生活的生物。在地球上，有数以亿计的人过着和我一样的生活。

我们足不出户。

今天信很少，只有不到 30 封。中午 12 点 23 分，我处理完了所有的信件，准备洗把脸清醒一下，然后进入 MUD。当我走到厕所门口的时候，突然听到电脑在响。有紧急信件！我冲回桌旁，迅速打开信箱，输入信件读取密码：“亲爱的 × ×：我们很遗憾地通知您：由于多用户地下城（MUD）系统受到来自不明力量的破坏，MUD 巫师协会（MWA）作出决定，于 2097 年 11 月 4

日 GMT5 时 30 分关闭地球部分全部 27 个主服务器、2078 个辅助服务器。并建议各地区关闭自设的三级服务器。

系统关闭会造成如下后果：

- (一) 您所有的通用数据和非通用数据将会清零。
- (二) 您的信用点将被清零。
- (三) 您所有随身携带的或存储的物品将会丢失。
- (四) 您构造的所有非法世界（如果有的话）将会消失。
- (五) 所有三级及三级以下世界将会消失。
- (六) 您的帐号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保留。

为了将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，我们建议您将自己构造的世界（无论是合法或非合法的）作必要的备份。

MUD 中的所有巫师正全力追查破坏的来源，检查破坏的程度，寻找修补的方法。我们希望能近期重新启动系统。

对于这次事件给您带来的损失，我们深表歉意。

M.W.A11/04/209704:20:47GMT”我的汗一下子冒了出来。系统要关闭了！MUD 系统自 2045 年正式运行以来，从未关闭过，其登记用户达 40 亿多，日常在线人数一直在 10 亿以上。毫不夸张地说，MUD 对网络，以致对现实社会有不可忽视的影响。而现在，它要关闭了……一定要去看看！我戴上头盔，联入 MUD。

鲜花广场。一片末日般的混乱。几个人在殴打一个美丽的女孩。不知怎的，蜜蜂变成了在地上爬，这里一定也受到了攻击。耳边传来连绵不绝的女声哼唱。一个牧师模样的家伙在广场上演讲。天空不断变幻着色彩，显示着各种文字。几只袜子兴高采烈地在人群中穿梭。

我漫无目的地四处走着，不觉来到牧师身旁。“这是真实的世界！”他激动地叫着，“这是比真实世界还要真实的世界！我们不能没有这个世界，我们不能接受它要关闭的决定！”说的好，我点点头。他更激动了，转向我：“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如此需要这个世界吗？不，你不知道！我从你脸上看出来！我来告诉你，这是人类必然的归宿！这是自耶稣的血在十字架上流淌以来就已经确定的归宿！”

“数据！信息！这些是什么？是无聊的消费品吗？是可有可无的吗？不！现在，在我们生活的时代，这些已成了生活必需品，成了和食物、饮水、房屋、衣服一样的必需品！一个人没有信息是无法生存下去的，正如他不能离开空气！”

“有人告诉我们这是虚幻的世界，他们称此为‘虚拟现实’。他们不知道，他们没想过，现实世界和这个世界有什么区别？离开电脑网络，我们能生活吗？在这里，我们有与外面世界不同的生活，不同的人生，不同的历史。外面世界有的一切，这里都有。他们凭什么断定那个世界是‘真实’的，而这个是虚幻的呢？”我走开了。

穿过惊慌的人群，我来到以前自己的办公室前。这是 MWA 为实习巫师分配的房子。当然，原来我有自己构造的世界，自己设计的住所，但在死后都自动取消了。而我笨到没有备份。

谁知道世界会重新来过？办公室的门开着。我信步走了进去，向几个 NPC 前秘书点头致意，这多少是种自我安慰。我推开里屋的门，看见了他。

虽然他没显示名字，但我立刻知道了他是谁。

“你好，星猩！”我说，四处看看还有没有别人。

他一惊，马上镇静下来：“你好，‘前星猩’！”“你为什么这么做？”我冷冷地问。

“你已经看到了，难道你没有收到系统关闭通知？”“为什么？我要知道你为什么要毁灭这个世界？”他居然无耻地冲我微笑了一下：“你的权限不够，我不能告诉你。”我快被这家伙气疯了！定了定神，我说：“你杀了我，还抢了我的帐号，我有权知道是谁，为了什么作出这种事！”他望着窗外变幻的天空，读着那些写在天上的字，装模作样地掏出一只烟斗，变成了福尔摩斯。“坐下吧，孩子。你说得有理，我来告诉你。”我想了想，坐下来。地板自动升起一把座椅，看来他对房子作了些改进。他吸了口烟，慢条斯理地说道：“你一定很想知道我是谁，也很想把我杀了。其实，这大可不必，你只是我们计划的一个起步环节而已，你所遭受的损失和整个系统相比微不足道。如果你实在不能接受这个事实，我可以把帐号还给你，还可以随你愿意改变你的数据，让你在剩下的半个多小时中过一把瘾。

“我是‘黑客洞穴’的成员。怎么？不知道？你当然不知道，实际上，除了这个组织的成员和几个重要人物外，没有谁听说过。它对全世界的黑客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，整个黑客的理论、技巧、工具无不受它控制。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黑客中的绝顶高手，是黑客的精英……不，我不是在自夸，我是在陈述事实。

“你想想，一个黑客要干什么？他的目标只有一个，侵入其他的系统。但是，在黑客中也有毛孩子，他们只能侵入一些简单的系统，偷偷看人家的信啦、在别人的桌面上留几句话啦，诸如此类。但作为一个黑客的最高级组织，我们不会去做这些。开始，我们只是整理资料，研究更新更快的破解技术，维护黑客社会的秩序。慢慢地，我们发现，如果集合大家的力量，就有可能侵入以前没有人侵入过的系统。不，别问我为什么要干这种事。这是一个黑客必然要去做的事，它已经深深浸入到我们的血液中，就象你看到一扇虚掩的门，就一定会去推开一样。在那扇门后面有什么？如果它锁上了，我们怎样去打开它？这是每个黑客都想知道的。其实，我们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？你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子，难道不去想想她的衣衫下面是什么样的吗？那些自称科学家的人，难道不是怀着同样的心理去扒下大自然的衣衫吗？”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。

那家伙继续讲着：“我们经过半个月的争论，决定攻击 MUD 系统。因为它的影响相当大，而且从未被侵入过。计划很快就制订出来，并马上进入实施阶段（我们中没有官僚主义）。我们监视了上万个实习巫师的行动，进行层层筛选，最后选定了你。你看，呵呵，你击败了多少竞争者啊！首先，你没有设定不死特性。其次，你从未死过，一旦死掉肯定会有一段时间不知所措。而且，你刚当上实习巫师不久，对 MUD 系统的很多特性不了解，也就没有多少警惕性。于是我们设计了一个四级世界，并派人告诉你，等你来投罗网。我们知道你没有多少耐性，所以一切秘密都尽量容易些。另外，你是个讲求档次的人，一个只有 256 色的、粗糙的世界肯定会使你厌烦，从而扰乱你的思考。我们眼睁睁看着你落入陷阱，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容易。实际上，我们总共设计了 12 个环节来引诱你，而你从第 3 个直接跳到了结尾。”我羞愧不已，一把掏出那卡片，叫到：“幼蝶！”“哈哈！”福尔摩斯大笑起来，在我面前蠕动了几下，变成了一条半人高的毛毛虫。我差点儿晕过去。“你们

找到'幼蝶'的时候，已经是我在使用他的帐号了。所以我向你保证过我会出现的。”他说。

顿时，我万念俱灰，转身冲出房子。“幼蝶”在身后放声笑着。

街上更拥挤了，人们都赶来做最后的告别。我看到“乳猪”大头朝下向我移动过来。

“你这是怎么了？”我惊叫。他沮丧地摇摇头：“天下大乱！我的数据被什么人改动了，只能倒着走。”“你是巫师啊！”“什么巫师？！我被人改成玩家了。现在是人人都难以自保。连天神、大天神的帐号都受到了威胁。系统的基本核心部分已经关闭，以免受到破坏。在系统的各个部分都有人在攻击，损失非常严重，就连大天神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完全恢复系统。”“那个地址呢？你们查到了吗？”“乳猪”笑了，嘴边冒出个小窗口“这是苦笑……”，摇摇头：“其实我早该猜到的。

他使用的是假地址。我们反追踪了半个小时，才发现那个地址已经被禁用了。”“为什么被禁用的？”“不知道，有关信息属于S0保密级，我们看不到。”天地忽然一暗。周围激起一阵惊呼。“咔咔……呜——嗯，这里是系统大天神向全部世界广播。这里是系统大天神向全部世界广播。系统将于五分钟后关闭！系统将于五分钟后关闭！请各玩家退出！请尽快退出！请记住我们在一起的时光……再见了！”整个天空忽然一片血红，衬出一个蓝色的大字：300。每过一秒，它就减少一点。没有人退出系统，都聚集在街上，抬头看着那巨大的倒数计时。整个世界，整个宇宙仿佛都静了下来。人们互相紧靠着，都不说话。每个人都仿佛在数着自己生命的最后几秒。

自我在MUD中生活到现在，从未体验过如此肃穆的场面。平时，人们都是匆匆见面，匆匆看几眼，匆匆离开，匆匆去寻找自己的乐趣。而现在，没有人在那么匆忙了，虽然我们只有不到五分钟时间。

一只什么东西飞过来，“嗡嗡”地在人们头顶盘旋。人群中窜起一道光，把它气化了。

好象是个巫师干的。突然，人群中一个尖细的声音划破寂静：“178、177、176……”那声音极其刺耳，仿佛每一声都是那人最后的一口气，听来惊心动魄，人们都静静地听着，静静地等着。我身旁的一个女孩子忽然哭起来，五颜六色的泪水化成气泡，在人群中飘来飘去。

她一定有动态表情追踪器。我的鼻子也酸了，但坚持不发流泪指令。悲伤的情绪在人群中迅速漫延，接着就是哭泣，哭泣，哭泣……在血红的天空下，那数字不断减少，就要走到零了。

“我从未想到会有如此难过……”“乳猪”悄悄说。“再见了！”我和倒立的他紧紧拥抱：“死去之后从头再来！”他抬起手，要说什么，突然定住了。

时间到了。

整个世界凝固在这一刻，包括“乳猪”的手，飞溅的泪水，模拟出的悲伤的脸，全静止住了。然后，慢慢地，慢慢地黯淡下去，退缩到无边的黑暗中。一个窗口弹出：“MUD系统关闭。谢谢您的支持！”我摘下头盔。木然地坐着，真实的泪水不听从指挥，径自流了下来。灰色的空气在周围弥漫。外面，喧嚣的世界依然如旧，仿佛MUD从来没有存在过，也从来没有关闭过。我从窗口望出去，层层叠叠的摩天大楼隐没在现代化的雾霭中。灰色的天空，灰色的楼群，这是灰色的世界，是真实的世界。时间平稳地流逝，没有一丝波澜。好象谁说过，时间是不存在的？我打了个哈欠，向后倒在椅背上，目

光划过通向厕所的门，通向卧室的门，通向“那里”的门。三年来，我从未迈出过这所房子，因为没有必要。可现在呢？我浑身不自在，这可能是缺少虚拟空间刺激。听说有人称此为“MUD 综合症”。我不懂医学，但我清楚知道，这是一种瘾。我们都是瘾君子。

周围灰色的墙壁让我窒息。出去吧？又都是一样的灰色。我烦躁地在室内踱来踱去，大口喘着气。眼前越来越模糊，为了防止晕倒，我挣扎着冲进卧室，倒在床上，在旋转的色块环绕中睡去。

“嘟嘟！”我从深渊中惊醒，迷惑地看看四周，已经下午四点了。电脑在响，又是紧急信件。我快步走到电脑前，打开信箱：“亲爱的××：嗨！

我是‘再看你一眼’，我们以前从未接触过。我从 MWA 那里查到了你的信箱地址。请你仔细阅读下面的文字：这次 MUD 系统关闭是由于一个黑客秘密组织——‘黑客洞穴’侵入 MUD 代码子系统造成的。在过去的几个小时中，MWA 对整个破坏的过程作了分析，并集结了 10980 名各级巫师在各处反追踪破坏者。我们请你提供帮助。请联结到如下地址：temp.mud.tsinghua.edu.cn 这是一个临时建立的指挥中心，提供仿真的 MUD-7 服务。也就是说你可以使用你的终端进入，和平时进入 MUD 的感觉是一样的。

再看你一眼 11/04/209709:21:37GMT”我们反击了！我马上戴上头盔，联入那个地址。

甬道。两旁红色的墙壁拔地而起，直插入天际。我急速向前移动。不时有人在我周围显形或消失，他们都是巫师，在各个节点间来回穿梭，收集信息，追踪入侵的黑客。我感到战斗的激情在内心奔突。我们反击了！别以为 MWA 只是一帮管理者，这里也有顶级的高手，我们会让那些高傲的黑客尝到苦头的！

一个天使模样的巫师从空中降到我身边，拿个盒子在我身上碰了一下。“好了，你通过了身份验证。请按箭头指示向前走。”他很有礼貌地说完，又转身飞上了天空。

我头顶上出现了个闪亮的箭头，指示着前进的方向，这就省得我再四处乱找了。顺着它的方向，我来到控制大厅。几个陌生人正在那里商量什么事，一看见我，其中一个就走过来：“你就是第一个帐号被侵入的星猩吧？”我点点头，心里直琢磨他是谁。

“我是 MWA 的大天神‘再看你一眼’。欢迎来到天神议事厅！”他向我介绍了其他几位天神。

“啊，你们好！”我知道这些天神平时是从来不露面的，现在他们恐怕不得不出来主持反击。

“开门见山地说吧！我们已经查到了‘黑客洞穴’的总部，但他们防守非常严密，根本无法攻破。”“再看你一眼”对我说，“我们总共进行了 7 次不同的入侵，都被对方的反击打败了。但在一次进攻中，我们无意中获得了他们首领的住址信息。”“什么？！”我大吃一惊。要知道，在网络上转，最难知道的就是一个人的真实身份，泄漏身份被认为是件不体面的事。在 MUD 中，如果你公布别人的真实身份，就别想再玩了。

“这是真的，我们的一名突击队员曾有 32 秒进入了他们的档案系统，并下载了几个文件，从中我们发现了一封信，是由这个首领写给另外一人的情书，其中提到了他的住址。”他把地址信息显示了出来，“我们决定直接面对真实的他。”“很好，”我说，“可为什么叫我来呢？”他没说话，转向其他的

人。“因为你离他的住所最近。”其中一位说，“我们需要你去解决这个问题。”“也就是说，你们知道我的住址。”我冷冷地说。

“我们知道所有用户的住址，这是管理的需要。”再看你一眼解释道，“我们只要再在这里空谈一分钟，形势就会变坏一步。我们需要马上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。”“什么步骤？”“那些黑客怎么对待你的？”他问我。

“那些黑客把我杀了。”他们冲我点点头，什么也没说。我看着地板，思考了几秒钟：“好吧，我去解决。”他们笑了。“再看你一眼”首先过来和我拥抱，其他人也依次拥抱了我。“你会成为 MUD 历史上的英雄的！”他们告诉我。

退出网络。我摘下头盔，站起身到厕所洗了把脸。我回到屋里，打开衣橱，取出落满灰尘的外衣，抖了抖穿上，被尘土呛得咳了几声。我闭上眼睛，回想了一下地址和开门密码，又从床下取一个盒子，打开，拿出手枪，装上子弹。我不是个凶残的人，但我会要别人为侵犯我而付出代价。我仔细检查了机关，好象是好的。关上电脑，把枪揣在兜里，我心中很平静。

我打开“那里”的门，楼道出现在眼前。三年来，我第一次又面对这里。我鼓起勇气，紧走几步，来到电梯门口。身后传来房门关上的声音，我一阵惊慌，几乎立刻就想返回那熟悉的家中。但我很快抑制住自己可笑的冲动，重新恢复了信心。“这没有什么……”我不断给自己打气，使劲按下电梯的键，但什么也没发生。是不是需要先找到什么钥匙？我四处瞧着，马上就笑起来。这是真实世界，没有固定规则的。这时我才发现电梯已经坏了，门上贴着告示。“见鬼！”我骂了一声，向楼梯走去。

灯坏了。我看着黑洞洞的楼道，心里直发怵。这里边不会是太空吧？我一手扶住墙壁，慢慢走下去。还好，下了三层后就有光亮了。我一边向下走，一边数着层数。我住在这幢大厦的 17 层，总共要走……340 级台阶。天啊！苦……第 11 层，我的腿开始酸起来。现在我走的路比平时一天走的都要多。那台阶仿佛无穷无尽，不断在每一个拐角处出现。楼道里没有一个人，静如墓地，只有我越来越沉重的呼吸声。我开始怀疑是否能走到地面。

终于，转过一个拐角，我看到一扇门，上面标着“出口”。我走过去，推开门。

喧嚣的世界。

繁华的街道上，车流、人流穿行不息。我仿佛第一次发现在灰色的世界下面有如此绚丽的色彩。那广告牌，那车身，那往来的美丽的姑娘们，甚至路边的垃圾筒都那么鲜艳。另外一点是声音。这里的声不象 MUD 中那么纯净，那么完美。但这些声音给人一种鲜活的、肆无忌惮的感觉。目光转过街角，我的心跳快起来。

那里有一幢 6 层的小楼，在这林立的高层中显得十分独特。我的目标就在 4 层的一个房间中。我把手插进衣兜，握住枪，忍着腿上的酸痛，一步一步地向那里走去。

楼门口有个栅栏，我把栅栏门拉开，发出一阵刺耳的吱吱声。他是否听见了？是否正在监视我？我向那人所在的窗口望去，只有遮得密密实实的窗帘。楼门没有锁，我径直走进去。一个老头从旁边的房间里探出头来，询问地看着我。我含糊地向楼上指了指，微微一笑。他面无表情，点点头，缩了回去。楼梯破旧不堪，铺着脏兮兮的地毯，我小心地向上走，刚感觉好点儿的腿又疼起来。楼道里有几个乞丐在睡觉。世界上最厉害的黑客居然住在

这样的地方，也真是让人难以相信。我小心翼翼地绕过他们，慢慢走上4楼。

这一层一个人也没有。我四处看看。也许会有他们组织的人在这里保护他，我不能太大意。城市的声音听来遥远。我顺着墙根走到他的门前，确认没有人在旁边，然后键入了开门密码。

门无声地滑开了。我看到一条两、三米的走道，尽头拐向右边，里面传出阵阵摇滚乐。

我走到走道尽头，看到右面是客厅。地上胡乱丢着纸片，脏衣服，窗户都被层层窗帘遮住。音乐是从与客厅相连的一个房间传来的。我把枪掏出来。悄悄走到房间门口，轻轻推开门。

一个人背对着我坐着，戴着我从没见过的一种头盔。他面前的电脑上显示着各种数据，好象是一些网络地址。他没有听见我进来，正摇头晃脑地沉醉在摇滚与网络的世界中。他的手急速地敲击着键盘，数据也随之变化。

我走到他身后，抬起手臂，枪口离他的头只有20公分，微微有些颤抖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稳住枪身，瞄准他后脑的正中。

一首曲子完了，周围突然静下来。我一动不敢动，听着他的手指在键盘上的噼啪声，等音乐重新响起。他叹了口气。

另一首曲子开始了，电吉它疯狂嘶吼着。我轻轻把保险打开，用食指勾住枪机。

他还在晃着脑袋。

我盯着他。是他使我死亡，使我的帐号被侵占，使MUD系统关闭，使那么多人伤心落泪。我要让他也尝尝死的滋味。

音乐声震耳欲聋。

他一点儿都没发觉，象傻子一样，还在自己世界中沉醉着。

我忽然落下泪来，手颤抖着，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。我小心地把保险重新扣上，垂下手臂，开始慢慢后退。他那怪异的头盔不断晃动，越来越远。我退到门外，轻轻把门带上，慢慢向外走，不敢跑。客厅、走道、大门。等到门关上，独自站在楼道里的时候，我才哭出声来，转身快步冲下楼梯。一个乞丐被吓了一跳，布满血丝的眼睛瞪着我，却不敢说话。我直冲出大楼，一屁股坐在马路边上，抽泣起来。我如同大梦初醒一般，浑身颤抖。

等自己安静下来，我才想起把枪放进衣兜里，掏出一支烟，坐在那里吸着，看着周围来来往往的人群。

一个并不漂亮的小女孩从我面前走过，手中拉着七、八个气球，蹦蹦跳跳、嘻嘻哈哈。

苍老的乞丐拎着破烂的口袋跟在后面，散发出腐朽的潮气。车辆轰鸣着驰过。一条狗在街角悠闲地撒尿，毫不理会主人的喝斥。穿红裙子的少妇在和店员讨价还价，拼命向对方抛着媚眼。几个青年在一起放肆地大笑，不时自以为潇洒地看看四周。快乐的小女孩转过街角，不见了。

这是真实的世界。

“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我抬头一看，她手里拎着个装满食品的大袋子，站在那迷惑地看着我。

我笑了，因为我立刻想起了她是谁。“我在看景色。”我说。她更奇怪了：“你今天怎么了？怎么突然想到要下来？”“没什么。就是想下来转转。”“嗯……”她狐疑地打量着我，“我们回去吧。你怎么不联MUD了？”我摇摇头，扯了扯她的衣角：“来，坐下，看看街景。”我们默然无语，相互凝视。

她的目光越来越柔和，最后粲然一笑，坐在我身边：“好吧，我们看看街景。”她把头靠在我肩上，散发出诱人的温暖气息。我伸出一只手搂住她：“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外面的世界这么美？”

《终结》

杨平距今一万亿年以后……?这消息是 31 告诉我的。

“你能肯定吗？”我发了个询问消息。

回答是一阵夹杂着不满的扰动。我赶紧控制住自己那不多的几个星系，让它们继续在原定轨道上运行。

“你认为宇宙在收缩？”31 把他的数据送了过来。我马上就明白了：他的结论是正确的。所有的实测数据和推论过程都准确无误。唯一令我不解的是，我怎么没有在他之前发现这一现象？“那是因为你太懒了。”他告诉我，“这样下去你有可能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丢掉全部星系的人。”“反正无所谓。”我故作轻松。

又一阵嘲讽的扰动。“你的星球数怎么比上次少了？”他问。

“我喜欢超新星，就多做了几次。”“好象 72 要和你决斗？”“对。”想起这事，我不禁有些沮丧。72 是出名的决斗专家，有不少人都吃过他的大亏。他曾一次就赢了别人 7 个星系。这次决斗令我担忧，他那么厉害……“就是，他那么厉害……”31 说。

我这才发现没有屏蔽信息通道，他一定探察了我的思想。我很不满，连向他发了三个扰动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”他妥协道，“我有好消息告诉你。”“？”“我决定送你 14 个星系。”“？？？”“我要去‘它’那里。”我一时惊讶得发不出任何消息。“它”是宇宙中唯一不属于任何人的星系，也是最小的一个星系，总共只有 45,000 个恒星。然而全宇宙 714 个人没有谁不知道“它”。从来没有一个人进入过那个星系，因为传说进入“它”的人将会受到一种可怕的惩罚。没有人知道这惩罚是什么。

我们都尽量不去考虑有关“它”的问题，小心翼翼地避开那块空间。

然而现在……“为什么？”我问道。

“我觉得那里有我所需要的答案。”他告诉我，“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些问题。比如宇宙为什么在收缩？宇宙是怎么来的？我们是怎么来的？”“你的想法很怪异。宇宙一直都存在，我们也一直都存在。莫非你认为宇宙以前不是这样的？”“我不能确定。”他的信息夹杂着不安。

“简直是胡想。”我嘲笑他，“按你的猜测，我们以前也是不存在的？”“不仅如此……”他的信息开始模糊，“有次我爆炸了一颗恒星，突然间感到很不安。这种不安的感觉是我从未体验过的。我……”他的信息忽然中断了。我在他拥有的 78 个星系中奋力查找，没有一点收获。他一定把信息通道关了。

我决定先把他的事放一放，全力准备同 72 的决斗。我发出了我的意志，立刻得到了回应。

35 个。

他动作很快，已经把 14 个星系转在了我的控制之下。我迅速把它们清

查了一遍。所有的恒星、行星、黑洞都运转正常，甚至在某些行星上还有极为正常的变异——一些会动的小东西。

决斗的规则是这样的：双方各出一个星系，让其中的变异（即那些会动的小东西）互相遭遇。一般来说它们会争斗起来，互相玩一些消灭实体的有趣的游戏。决斗的胜负就取决于这些小东西争斗的结果。在决斗中，任何一方都可以追加己方的星系数，另一方必须加入同样多的星系，否则就算输。输了的一方必须将参加决斗的所有星系的控制权转交给赢方。很少有人在一场决斗中出动 5 个以上的星系。

我为自己定的限额是 6 个。

“怎么样？准备好了吗？”72 问我。

我作了肯定的回答。

我们选定了一块能容纳 10 个星系的空间作决斗的场所，然后各自送了一个星系到那里。

由于有一阵子没有决斗了，我们这次吸引了 436 个人的注意。他们暂时停止了在自己星系的活动，来观看这场决斗。

“开始吧。”我告诉他。

于是我们开始加速己方星系内变异的发展速度。这并不是件困难的事，关键在于如何控制这个速率，以免它们在达到足够的和谐之前就互相消灭殆尽。根据我的经验，这速率在 0.78 到 0.82 之间是较为合适的。

当然了，总有一些变异种族会不顾一切地盲目发展科技，不过它们的数量不会超过 0.02。

我满意地发现我方的发展非常均衡，各种群间相处十分和谐，而 72 那边则闹得不可开交。很快，他的星系内已开始了大规模的灭绝游戏，各星球间大打出手，似乎在互相炸毁星球取乐。不一会儿，他的星系内星球数已下降了 0.3。

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出，72 已无力和我的星系抗衡。

“我增加两个星系。”72 告诉我。

当然没有异议。

又有 4 个星系加入到决斗中。

这次 72 改变了策略，极力维持星系内的和平。我依然故我，不为所动。

依据惯例，任何人不得为决斗双方提供任何信息或意志的帮助。人们都默默地看着我们。我知道他们一定在互相传递信息，评论局势的走向，只是我探测不到。

31 在吗？我突然想到。紧接着又打消了这个念头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发展我方的打击力量。

双方终于相遇了。令人略感惊讶的是，它们之间都彬彬有礼，一点儿没有互相仇视恨不得把对方彻底消灭才高兴的迹象。

这使所有的人都深感无味。

不该是这样的，这不对！我加大了仇恨的因子，从 0.21 一直加大到 0.70。终于双方有了第一次冲突。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：冲突波及全部 6 个星系。混战持续了较长时间，最后转化为整体的攻防战，数以万计的星球被一次消灭掉，有些种族还没来得及进入宇宙就被灭绝了。

我们又各自加了两个星系。

10 个星系在一起争斗的场面是很少见的，大家都很高兴，尽情欣赏这

景象。然而我却感到不安。

总有那么一些变异种群，总有那么一些！它们在我方宣扬什么“和平至上，宇宙大同”之类的怪论，拒不接受战争，直到被 72 的星系灭绝前还四处派遣和平使节，妄图“摆脱战争的魔掌”。笑话！我就是那魔掌！我创造了你们，你们摆脱得了吗？我能感到宇宙中充满了嘲讽的扰动。形势是越来越不利，我的一个星系已被完全占领了，还有一个也岌岌可危。没办法，我要求再增加一有的人都把注意力投向了这里。

战争又持续了 4 倍长的时间，最后渐渐平息下来。

我有话要说：“结束了。我决定把所有的星系转给你。”“为什么？”我觉得自己象是以前的某个人：“我要去‘它’那里。”72 有一阵子没反应，然后答道：“我听说过有关‘它’的一些事情。”“？”“没有人从那里回来过。就在我们决斗前，31 去了那里，没有回来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不知道。但是如果你想去，一定要慎重。”“反正无所谓。”我故作轻松。

！

我失去了一切感觉。接着……我有了视觉……我有了听觉……我有了完全不同的空间感受。

有上与下，有轻与重，有冷与热……然后我发现自己站在金黄的阳光中，周围是金黄的大地，面前是高大无比的建筑。那建筑，静静地屹立在无边的原野上，突兀，雄伟。有一石阶从我的脚下直通向它的底部。

面对这永恒的阳光与建筑，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敬畏。

这就是“它”？我唯一可做的事就是沿阶而上。

以前，我曾是无所不能的某种存在。我曾没有任何形体，能推移星系的转动，能够在整个宇宙内穿梭。现在，我只能以这种形体所能迈出的最大步伐前进。我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：我来到“它”的外层空间。我向“它”内部发出了自己的意志。我感觉到一朵花突然开放。

在那一瞬间……石阶的尽头是一扇开在建筑物上的小门，也是它唯一的入口。我站在门口想了一会儿。

外面是明亮的永恒的白昼，而那里面一团漆黑。

这使我产生了以前从未有的一种感觉，令我不愿走进去，而希望逃回那无边的金色原野。

没有选择。最后我还是进去了。

黑暗……还是黑暗……没有声音。

我突然明白了。

很久很久以前，在宇宙还在膨胀的年代，某个角落中生活着一种生物，它们不断地发展，直至进入太空，征服太空。它们遇到了许多不同种类的文明，相互同化，以致后来这些文明已无法区分。它们的活动遍及整个宇宙，成为当时宇宙的主宰。

但是有一天，它们忽然发现自己想不通一个问题。

于是它们决定用一种永恒的方式延续它们的文明。经过无数代人的努力，它们将自己所有的存在化为能量方式。整个宇宙被划分为 714 块，每块由一个永生的智慧控制。它们还选中了一个星系作为保留地，并暗示这是不可侵犯的地区。

它们以为拥有了永恒。

我继续走着。

也许这一切早在我们祖先的预料中。

也许“它”的存在就是……也许31就在我前面，也许他也在向前走着。走向哪儿？在这黑暗中？我故作轻松。

……又是很长很长的时间过去了。

宇宙中的人不断减少。最后，在那无法计算的遥远的未来，最后一个人也进入了“它”，跟着那713个人在黑暗中永远走着。

又是很长很长的时间过去了。

宇宙收缩到一光年大，没有任何生命存在，没有任何星球存在，只有弥漫的电子云。甚至时间的流逝也明显缓慢了。

又是很长很长的时间过去了。

宇宙变得只有一个原子大小。时间几近停滞。

然后过了十万亿分之一秒……后来的事情已经没有意义了。

神的黎明

作者：杨平

埋葬了我兄弟以后，我发现黄昏降临了。

我拎起锈迹斑斑的魔棒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堆乱石，向不远处的群山走去。原野上奔跑着小巧的食肉动物，它们成群结队地向体形庞大的食草兽发起进攻。我知道这些小动物从不主动攻击人类，可怕的是硕健的恐虎，它一口能吞下整个人。我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追逐着的动物，沿着一条荒凉的小路向前走。山的那边是我唯一的希望。

这时环缺开始从地平线上升起，亮闪闪的白环在那里断开。我回头看了看，坟墓早就不见了，只有一望无际的旷野和那轮赤红的落日。

风在空中肆虐，几株孤树被吹得枝叶乱颤。

然后，她来了。

开始我只看见一个人影从夕阳的光辉中显现出来。一瞬间我就知道这是个女人，因为我闻到了味儿。她很美，至少在我看来如此。她穿得很少。一张兽皮遮住了胴体，但掩饰不住那迷人的身材和举手投足间露出的神秘气息。

我举起魔棒，大吼了几声。

她愣了一下，微笑起来。我立即欣喜若狂地迎了上去。

“你会说话吗？”她问。

“啊当然，当然会！”我结结巴巴地答道，用魔棒向后一指：“你也去山那边吗？”“是啊！”她嫣然一笑。

我抹抹鼻子：“那我们一路。”“也许吧！不过……”她作了个奇怪的手势，“我无所谓，去哪儿都一样。”“你还是和我一起走吧。”她点点头，目光流转。“还有别人吗？”我问。她摇摇头：“他们全死了。”我心里一紧：“病死的？”“嗯，真是可怕，浑身出斑点，然后烂掉。”她眉头微蹙。

我一把抓起她的胳膊。光滑的皮肤在阳光下显露出纤细的纹理，完美无瑕，甚至没有一块伤疤。我松了一口气：“你保养得很好。”她一笑，说：

“我曾是酋长的女儿。”“啊！一位公主！”我吻了吻她的手。

她咯咯地笑起来：“别用这套古代的风俗来取悦我！”于是我们同行。夜幕降临时，我们找到了一个山洞。

她掏出把油草和一个古怪的玩意儿，冲我笑了笑，然后不知怎么回事，一股烈焰腾空而起，点着了那捆油草。

“你是巫师部落的？”我紧张起来，握紧了魔棒。巫师部落的名声不好，据说他们可以进入他人的梦境。我又问了一句。

她没有说话，而是举起火把，拉掉了发带。长长的瀑布般的头发“啪”地一下被风卷起，在空中疯狂地扑打着。油草发出的光芒映红了她的脸。

我有些害怕，往后退了几步。她慢慢把手放下来，扭头一笑，说：“你害怕了？”“喔，不，我只是有点……惊讶。”她笑了笑，举着火把走进洞内。这里并不大，我们很快就查了个遍，随后，我们点起了一堆火，以抵御夜晚的寒气。

我从包里掏出几块面果，递给了她。她并不急着吃，而是紧贴着我坐下，把手指插进我的发间，轻轻地抚摸着。那气味使人晕眩。我感到有些紧张，只好看着火苗一闪一闪地跳动。

“那，你又是谁呢？”“我？我只是个孤独的流浪者。”我答道：“跟你一样，我的部落也被疾病吞掉了。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烂掉，直到变成一堆烂泥。我比较幸运，躲开了这个灾难，可只剩下孤身一人。我们这一族恐怕要从此灭绝了。”“不，不会的。”她使劲摇摇头，长发从脸上掠过，“这里并不只有你一个人。”“是的，不过你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你能使他们复活？”我们互相望着，彼此心照不宣。

“啊哈，你的眼睛！”“什么？”我不解地问。

“我是个公主，我从小就知道男人的眼神有什么意思。”她把脸凑近我，眼中闪着奇异的光。

气味浓烈起来。洞外传来远处野兽的吼声。

……她躺在我怀中，玩着我的手，轻轻地叹了口气。我拂开她脸上的头发，说：“你真是个公主！”她微笑了，抬头看着我：“你是我的骑士。”“公主和骑士！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新的部落，一个无比强大的部落！”“对！你就是酋长。”她笑道。

“我们可以生许许多多孩子。”我兴奋地说。

她脸色一变，叹了口气，笑了笑：“给我讲个故事好不好？”“讲什么呢？”我把她紧紧搂在怀里：“讲讲我自己吧！我的部落是一个游牧部落。我从小跟着他们到过许多地方，见过各式各样的部落。就在这山的那边，有个大湖，那湖大得望不到边，当地人叫它‘海’。湖边有个非常神奇的部落，他们住在石头做的棚子里，有许多古怪的东西，大部份他们也不认识。有一阵子，我住在那儿。一天，我从恐虎口下救出了一个当地小孩，他们非常感激，就送给我这个。”我把魔棒给她看。

“他们告诉我，在很久以前，这块土地上生活着许多神的部落，他们的能力超乎我们的想像。他们把恐虎当牲口一样养起来，他们可以在天上飞。据说当时天空中有个圆盘，在夜晚也能照亮大地。后来有两个神，他们是兄弟俩，为这事吵了起来：一个说圆盘太亮了，让他无法睡觉；另一个说圆盘太暗了，让他无法跳舞。他们越吵越凶，打了起来，结果圆盘被打碎了。他俩害怕别的神责怪，就把圆盘的碎片洒在空中，这就是环带。谁想到他们当

时心慌意乱，洒得乱七八糟，就成了星星。”“后来呢？”她听得入了迷，使劲推了我几把。

“后来，他们烦了，没洒完就跑掉了，结果留下了一个环缺。”我吻了吻她的长发。头发很好闻。

她痴痴地望着火堆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又问：“那些神后来怎么没有了呢？”“这谁也不知道，但是他们留下了许多遗迹。那个海边的部落就自称是神的子孙。这根魔棒，”我拿起魔棒，“据说就是神在空中飞时用的。”她轻轻地用手抚摸着它，就象是在抚摸那些伟大的神的躯壳。火光映着那晶莹的双眸。

她神往地说：“真不敢相信，他们曾经用它在空中飞翔过。他们曾经创造了星星。他们无所畏惧，可现在却无影无踪。他们哪儿去了？在天上不下来了？还是象那些人一样病死了呢？人死了不能复生，那些神，也许不会再有了。我真恨自己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。在神灵中间穿行，充满欢乐，不用担心挨饿，不用害怕恐虎，多好啊！”“可以，我们完全可以做到！”我拍拍她的肩。

“真的？”她两眼一亮，兴奋极了。

“我们可以生许许多多孩子，他们再生许许多多孩子。这样一代代下去，总有一天，我们的子孙会成为神的！”美丽的眼睛暗淡了，她把脸埋在我的臂间，呜咽道：“不，不可能的！”“为什么？”“我……我觉得……太长了，那段时间太长了！”她几乎嘶喊起来。

我笑了，安慰她：“这没什么，你想想，那些未来的神会怎么看我们，嗯？我们是神的先祖！”“可是，我三年来没见到一个人。”她喃喃道，“有时我想，我也许是天地间最后一个人了，我一死，这个世界还会存在吗？”我轻拍着她：“有时我也这么想。”“不，你不知道……”她怔怔地说，“爸爸死的时候，我哭了很长时间。可我死后，又有谁来哭呢？”她忽然疯了似地吻着我。

火焰静静地燃烧着。

我终于穿过了密不透风的森林，来到了大海边上。海风吹拂着一望无际的鲜花，白云慢悠悠地划过蔚蓝的天空。这时有人喊我的名字，我回头一看，是她。

她跑到我跟前，神色慌张。“怎么了？”我问。

“孩子生病了！”“什么？”“浑身都是斑点，还哭个不停。我害怕极了！”她哭道。

我把她搂在怀里，抚慰她：“没事儿，我有办法。”“真的？”她两眼一亮，兴奋极了。

“嗯，生这种病的人只要吃了健康人的肉就会好。这是我从一个部落那儿听说的。”她看了我几秒钟，然后兴奋地尖叫起来，在草地上蹦来蹦去。没蹦几下，又站住了，眼睛死死地盯着大海，一言不发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问她。

她不说话，而是做了一个奇怪的手势。立刻，乌云密布，狂风大作，雨点瀑布般倾泻而下。我伸出手去，想拉住她，可她却站在雨幕的后面对我微笑。

然后，我醒了。

她坐在洞口，背对着我，好象在悄悄哭泣。我咕哝了几句，又沉沉睡

去。

再次醒来时，眼皮上已是一片红光。我没有急于睁眼，而是继续享受那种半梦半醒时分的乐趣。

一滴冰凉的东西滴到脸上。我睁眼一看，她正看着我，眼睛红红的。“你好，公主！”我微笑着说。

她看着我，摇了摇头，喃喃道：“对不起。”然后抄起一件东西向我猛砸过来。我一惊，就地一滚，魔棒狠狠地打在我身旁，“铛”地一响。“你要干什么？”我大叫。

她一言不发，阴着脸，又挥舞魔棒向我打来。我翻身站起，一脚踹在她腰部，她尖叫一声，坐倒在地，棒子脱手飞出。

我们互相望着，愣了几秒钟，然后她爬起来，飞也似地跑出洞外。

我站着发了会儿呆，沮丧地把魔棒捡起来，收拾起自己的东西，慢腾腾地走出洞外。

太阳正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，大地在渐渐苏醒。黎明到来了，我依旧要去寻找一个女人，以实现我的计划。

这时从山上传来一阵女人的惨叫。是她！我立刻循声冲去。

转过一块大岩石，我看见一只巨大的恐虎把她按倒在地，正在撕咬她的胸膛。我大吼一声，冲上去一棒打在那畜生的后腿上，它立刻放开她，转身向我扑来。我赶紧向旁边一窜，爬上一块岩石，把棒头对准它，按了按一个圆钮。“砰”地一声，我被魔棒狠狠撞了一下，倒在石头上。在昏过去之前，我看到恐虎的胸膛炸开了。

我是被疼醒的。一只野狗正在啃咬我的右腿。我大吼一声，它瞪了我一眼，哼哼唧唧地跑了。

她静静地躺在石头的阴影里，胸口一片模糊。我艰难地爬到她的身边，吓跑了几只贪嘴的鸟。她的脸极其安详，没有丝毫的痛苦。我轻轻地吻了吻她冰冷的唇。她的气味儿没有了。我把她的手抓起来，才发现那上面布满了斑点。

我看着她。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她用了什么巫术，才掩盖住了她已锈迹斑斑的皮肤；我也不知道，她是如何知道那个吃人肉的传说的。

我只能坐在那儿，看着她。我哭了。

然后我擦干泪水，拎起已经裂开的魔棒，向山顶爬去。

山那边有神。

当太阳完全升出地平线的时候，我到了山顶，向下望去。

大海象蓝色的草原般在地平线上融动。在大海和山脉之间，是一座巨大的废墟。高高的石头房子已经不见了，到处是乱石和残垣断壁。

在乱石之间，鲜艳的野花遍地盛开。几只早起的动物在废墟中穿行。

没有一个人。

这时我感到一阵晕眩，疼痛啮咬着我，整个身子开始麻木。

一只恐虎在什么地方高声嘶吼，仿佛在宣布对这片土地的占有。

太阳更高了。

一只不知名的动物忽然从我面前走过。它浑身被毛，丑陋不堪。

但是它用两只前爪举着一块石头。

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它。“我有魔棒！”我说。

它盯了我一眼，神情漠然。然后它充满信心地四处望了望，转身走向

一个未知的地方。

《深度下潜》

杨平

“您能用通俗的方式讲讲吗？”记者一边问，一边用手在后腰上摸了一下。

科学官瞟了他一眼：“你们总是把录音机放在后面的吗？”“我们总是保证报道的准确，”记者微笑道，“力求字字无误。”“简单说来……”科学官拿过一张纸，在上面画了一个圆：“比如这是木星大气外层，（他又在中间画了个小圆）这就是它的液氢层表面。我们想知道的是，在这两层之间发生了什么。人类从未真正了解过木星大气内部的情况，一切都还只是物理模型而已。过一会儿，我们就要下潜到木星大气层里面去。”“木星的半径为七万一千公里，而你们只准备下潜不到一千公里……”记者扶了扶眼镜，掏出个小本子念道，“能了解多少情况？”科学官看着他：“你作了不少准备。”“我是个勤奋的人。”“地球的半径有六千公里，而人类最深的探险也只到了海平面下10公里多一点的地方。相比之下，这次行动已经相当大胆了，你会看到，我们将有很多收获。”“我不太了解科技，科学官先生。不过我们为什么不用遥控，而非要用载人下潜呢？”“我们已进行了数百次的无人探测器下潜，每次到了200~300公里深度时就会失去联系。”“你们称作……”记者又看了看他的小本子，“原因未明的通讯中断层？”科学官看了他一眼：“对，不过平时我们叫它D层，危险层。载人下潜的任务之一，就是查明这一现象的原因。现在，我们最好到控制室去，在那里，你可以亲眼看到下潜的全过程。”记者眨眨眼，微笑着站起来，跟在科学官后面走向控制室。在门口，科学官停下来：“这里禁止录音录像。”“好吧。”记者把录音机解下来，交给他。

“还有。”“你说什么？”记者一副大惑不解的样子。

科学官伸手把他的眼镜摘了下来：“我以前也喜欢戴这种有录像装置的眼镜。”在环绕木星的轨道上，一艘巨大的宇宙飞船开始点火，慢慢移开。

“我们在干什么？”记者看到屏幕上的显示后问。

“我们要移动到选定的下潜点去。”科学官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，“木星大气中有非常强烈的气流，如果贸然下潜，飞船会被气流的扭力撕碎的。这种风暴可以达到500公里的时速，我们必须找一个风速缓慢，气流相对稳定的地点下潜。”“你们怎么找呢？用你们的模型吗？”“以前发射的无人探测器并非一点儿收获没有。我们现在多少已了解些木星大气的脾性，找出了几个比较合适的地方。比如，木星上的气流是赤道快而两极慢，下潜点就选在高纬度区。还有，在气流的交界处是危险的，而在气流中心带就比较稳定……你在看什么？”“那是不是下潜点？”记者指着屏幕上的一个闪烁的点。

“对。它在一条叫 带的气流带上。这条气流足有一万多公里宽，分成若干个子带，下潜点就选在 - D 子带上。我们经过整整两年的观测，确定

这里流速较缓，湍流也较少。”“你刚才说我们要在高纬度地区……”“它在北纬 63 度处。不能太高，否则气流速度太低，无法形成稳定的层流。对于下潜船来说，高速层流比低速湍流还要安全。”“慢一点儿……”记者低头在本子上记着，“‘层流’怎么写？”记者正在看资料：“下潜飞船称作‘跳蚤’，分成外壳和内舱两部分，长 25.14 米，宽 17.73 米。总重约 300 吨。其中有 200 吨分布在外壳上。为使飞船在大气中保持稳定，外壳会不断旋转，而在外壳和内舱间，有由电脑控制的平衡装置，使船员所在的内舱保持平稳。另外，外壳中间一圈安装着姿态调整发动机和观测器的部分是不动的，这使船员能得到稳定的图象。

“船体上有 3 个主发动机，42 个姿态调整发动机。在航行中，随时根据外壳旋转的位置开动这些发动机，以改变飞船的航向。在内舱上安装了七个发动机，以作备用。”“就要开始了。”科学官过来说道。他们一起看着大屏幕。

母船的侧面开了扇门，一个支架托着“跳蚤”慢慢伸出来，在离开母船 50 米处停了下来。在漫光灯的照射下，这东西的外观象个直立的橄榄，但扁率较小。

“开始。”总指挥说。

“好的。”下潜船的指令长徐丽答道，“旋转分离。”“跳蚤”上的发动机喷射出闪闪发亮的物质，船体开始绕长轴旋转，转速逐渐加快，直至每分钟 3 圈，然后慢慢从支架上飘开。“再见，等我们回来。”徐丽说。

从控制室可以看到“跳蚤”内的情况。下潜队总共三个人：指令长徐丽、副指令长迈克、木星大气专家加藤正夫。记者曾问过为什么只有三个人，科学官回答说，在这种未知而危险的情况下，人多并不一定有好处。从母船所在的高层轨道上到木星大气外缘，由迈克驾驶，而一进入大气，就要靠徐丽的了。

在离开母船十公里后，“跳蚤”的主发动机点火，向下面的大气层飞去。它渐渐飞出母船的阴影，在明亮的阳光下闪烁着。

徐丽看着母船越来越远。每当这种时候，她总隐隐有一丝伤感。她是宇航员第五基督教会的虔诚会员，知道什么时候神会给她启示。这些天来，她一直在等待，无论是好的，或是不好的启示。然而没有，上帝似乎放假了……她看到加藤正夫板着脸在检查观测仪。这是个不苟言笑，认真细致的人，有他在场，每个人都感到象被什么催促着一样。而迈克就不一样。他活泼、热情，喜欢开玩笑，是她的好朋友。当然，对于一个指令长来说，有个过于亲近的手下不太好。她也说不清为什么，反正……不太好。她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监视器上。

木星越来越大了，几乎占满了半个天空。从屏幕上已可看出 -D 子带清晰的细节：白色的气团在急速流动，翻滚，撞进其他的气团中，被撞散，扭曲，互相缠绕在一起。在他们正下方，气流平稳，顺滑，象精美的缎面，或流动的牛奶。

她偷偷看了看其他人，伸手在屏幕上摸了一下。

“跳蚤”每分钟检测一次气体密度，当到达临界值时，它发出了报警声，告知已到达木星大气外缘。

现在徐丽要作一个决定：是否继续下潜。他们曾作过三次下潜的预备飞行，最远的一次就到达现在这个地方。目前为止，一切都是正常的，已知

的。一旦发生不测，会有救援飞船来接他们回去。而如果继续下潜，一切就只能靠他们自己了。

他们花了十分钟检查各种部件，再花了十秒钟作出决定。

操纵权被转到徐丽那里，她先调整了“跳蚤”的姿态，使它的飞行方向与气流方向重合，然后以 15 度角向下飞去。

徐丽忽然一阵心悸，血液涨潮般涌动着。几秒后，它消失了。她有点儿发抖。这是启示吗？是凶是吉？她不知道。

气体浓密起来，星星越来越模糊，直至被大气完全遮住。

“下潜分两部分。”科学官对记者说，“第一步，从外缘到 D 层，这应该没有什么危险。第二步，继续下潜至 800 公里深处，这一段的情况是完全未知的。如果顺利，一个单程要用 20 到 30 个小时。”“他们怎么回来呢？”“点着发动机飞回来。他们的燃料加了双倍的冗余。”“你们怎么得到那个双倍的标准？你们没有在那么深的地方飞过。”“是的，可我们有模型。”科学官淡淡答道。

四周一片白茫茫，船身轻轻上下浮动。“这有点儿象在急流中划独木舟。”迈克笑道。“不完全一样，”加藤摇摇头，“这里你不用担心会撞到礁石。”“但是会有硬如礁石的逆流。”迈克冲他笑着挤挤眼，“我就知道你要反对。”加藤嘴角露出一丝隐隐的笑意，马上就消失了。迈克说得不错，飞船正进入深层的潜流中，这里的气流状况比表层要复杂得多：流层间的速度差产生许多旋流，从各个方面推动船体。想在这样的环境中稳定飞行，全依赖船上的计算机调节各辅助发动机随时点火。只要在这 42 个发动机中有一个延迟点火一秒钟，飞船立刻就会失去控制。

徐丽很清楚潜伏的危机，她已经上百遍地在心里默想过紧急手动飞行的操作。她曾在地球的深海急流中受过这方面的训练——他们在未预先警告的情况下关掉了计算机，而她出色地操纵训练舱返回基地。她很有信心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，她都能让飞船返回母船。

70 公里，气流变得和缓了。

船身微微一震，晃了几晃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科学官盯着屏幕，“主 2 号引擎停了！”“很严重吗？”记者担心地问。

“不是很严重，但不是个好兆头。下潜刚开始，就出现机械故障。”他看看总指挥，“但愿别再出事了……”徐丽在屏幕上镇定地报告情况，并请求继续下潜。总指挥同意了。

“她是个勇敢的女人。”记者喃喃道。

“她确实很能干，但久久得不到提升。如果这次下潜成功，她就会获得提升，并拥有一艘自己的飞船。这是每个宇航员都梦寐以求的事情。”“对她来说，这一定是次意义重大的飞行。”记者目不转睛地看着，“一会儿我可以采访她吗？”“必须等她回来以后才行。下潜期间你不能和‘跳蚤’通话。”“跳蚤”在少了一个引擎的情况下，继续下潜至 200 公里深处。在这里，下潜队员们作了一些试验：采集大气样本，测量风速和磁场，还撒出了数百个信号球，以追踪气流轨迹。

试验共进行了两个小时。随后，他们继续下潜，并平安地越过了 300 公里线。

“目前一切正常，但愿一直如此。”迈克说。

“会的，一定会的。”徐丽用她最温柔的语调说。

加藤点点头：“没有理由不是这样。”350公里。

400公里。

人们都在静静看着，除了必要的通讯外，没有人说一句多余的话。记者看到科学官的脸色发白，张着嘴。

“420公里，一切正常。”迈克说。

“下面好象有什么东西……”加藤报告道。徐丽也在监视器上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——某种方形的东西。

她又一次心悸起来。

飞船继续向下飞去，那东西显露出来。

这次，她明白了那启示。

母船上先是看到一个方形的轮廓，接着图象就没了。几秒钟后，扩音器里传来一声叹息。

然后就是静场。

“信号中断！”通讯员报告。

还是静场。

足足过了一分钟，人们才骚动起来。每个人都离开了自己的座位，冲别人大叫大嚷，要求按自己的意见办。扩音器中传来阵阵麦克风碰撞时发出的“怦怦”声。总指挥在发布指令，但没人听得见。科学官呆呆坐在椅子上，仿佛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

记者悄悄离开控制室，来到走廊，这里可以透过舷窗直接看到木星。他忧郁地看看窗外，然后把身体趴在倾斜的窗户上。在他的身下，在上千公里的下面，是那瑰丽、壮美的木星。

那方形的东西决不是自然的造物，他坚信这点。但会是什么呢？这永不停息的风暴。这永远神秘的星空……是什么？在这层层云雾下是什么？那位勇敢的女子看到了什么？他的耳边又响起那声叹息。那神秘的，充满惊奇、无奈、绝望的叹息，穿过茫茫太空，传到他的耳边，在他周围幽幽地回荡。

为了凋谢的花

杨平

灯光要足够暗，作者说，要暗到你可以看到星星。

读的时候是个夏夜。这点一定要牢记。夏夜是忧郁的，永恒的，如同那如梦的星空。

最好在手边放上一瓶酒，不时抿上一口。这可以使你抛弃理性。还有，把表藏起来。

要有音乐，雾般飘渺的音乐。让它在你的周围盘旋，上升，幻化成层层薄纱。

读者坐在他的对面，感到有些不安。还有什么要求？没了。作者说：故事发生在一艘绕着木星不断旋转的飞船上。飞船中只有一个男人，他一直透过那扇大窗户望着无尽的星空……他回头望着她，望着她那柔美的身体。

屋里很暗，只有窗外透进的些微星光。

她在沉睡。

他听着她轻微的呼吸声，忽然有些想笑。她是谁？他不知道，可却和她一起享受欢乐，又在这里欣赏她的睡姿。

窗外，繁星似尘。巨大的木星在冷漠地转动。大红斑犹如一只严肃的眼睛，窥探着那些气体，石块，在茫茫虚空中漂移，碰撞，爆炸，然后消散。他看着那只眼睛。

他的神情是忧郁的，比这星空还要忧郁。

想起她很美，他不禁微笑了。

嗨，你好。她醒了，唤着他。他示意她过来。

她过来了。他们拥吻在一起，充满激情。不是肉欲的激情，而是一种缠绵的激情。这令他们感到惊讶。她把他推开一点儿，问：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不对？不，他微笑了，你只是感到了爱。

天啊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。她失笑道。

这无关紧要。

她抚摸着她羸弱的躯体，充满爱怜。你在这里多久了？他嗅着她的卷发。二十年。

天呐，你看上去只有三十多岁。

是的，他又看着窗外，可我做那试验的时候，已有五十岁了。

她没再说话，而是蜷缩在他怀中，任凭那双手在她赤裸的身上四处游移。

他抚摸着她，想起她在救生艇中那苍白的面容。他把她从座椅中抱出时，她泪流满面。

这是一场灾难，她告诉过他，飞船中所有的人全死了。父亲，母亲，六岁的弟弟，全死了。

她的生活全完了，她为此哭个不停，她说她不知今后怎么办。她想死，可却躲进了救生艇。

她说她恨自己，恨自己为什么还活着。她还恨他。既然我的生活已经没有希望可言，你为什么还要救我？她打他，咬他，用最下流的话骂他。然后，突然地，他们抱在一起，开始做爱。

他们仍在拥抱着，谁也没说话。她忽然又抽泣起来，无法抑制。她对他说很抱歉，真的，她说不下去了。

你哭吧，他安慰她，我已经发出了求救信号，不久就会有人来接你。

不，不，不是因为这个。

那是为什么？洒泪滂沱。她浑身颤抖：我也不知道，只是想哭。她看着窗外。也许，是为了这璀璨如梦的星空。

二十年来，我一直在看着这星空。它让我想起小的时候。我生在地球，那是个美丽的地方。他顿了一下，似乎在追忆隔世的梦。是的，那地方很美，我经常坐在山坡上看夕阳。你能想象吗？在金黄的太阳下面，是一望无际的绿色。草的叶子上泛着光，金色和绿色。万籁俱寂。这是永恒的，他的眼睛湿润了，就象这星空，永远的美，永远的忧郁。

她抬头望着他，你哭了？他忽然粗暴地搂住她，吻她，咬她那温情的唇，咬得她流了血。他们哭在一块。

一会儿，他们又一声不吭地看星空。他叹了口气，说：对于我们，这

一切永远不会是永恒的。

我想在这里和你呆一辈子，她说，就在这个孤独地绕着木星转的飞船里，我要作你的妻子，反正我在哪儿都一样。这里只有你一人，我们可以呆在这儿，直到——她犹豫了一下——直到老死。

你多大了？十八，她答道。

你是在火星出生的，对吗？是的，可这不能说明什么。她激烈地反驳道。我出生时地球和火星的战争已经爆发了。

我们家就有一个地球仆人。可我对他很好，我喜欢他。对我来说，火星太清醒了。他们总是用闪光的眼睛盯着你，脸上挂着嘲讽的微笑。我讨厌他们，真的。

他温和地看着她，说：可你一定没在炎热的夏天听过星空的声音？她迷惑了。

这是火星的不幸，他说，这是人类的不幸。火星移民总以为自己比地球居民聪明，比他们强壮。他们发掘了火星的矿藏，改变了火星的面貌，于是他们自以为成了大自然的主人。

错了，他高声道，这一切全错了。他们有发达的大脑，为科学的每点进步而兴奋。他们热衷于比试谁能心算得更快，谁更能抓住问题的要害。他们粗鲁地把罩在宇宙脸上的面纱撕个粉碎，为的是数清它的雀斑。他们成了一堆机器，一堆发臭的，万分清醒的机器！

他停住了。我有点儿激动了，他说。

不，她的目光在那忧郁的脸上流连，你说的都是实话。我了解这些，我的父母就总是说我不够清醒，不象个火星人。她笑了一下，他们说我是退化了。

他们是对的。

沉默。她问，他们什么时候来？不知道，从木卫一到这里大概要很长时间。一个小时？一个星期？还是半年？我不知道。自从到这里以后，我已经把所有的表都扔出去了。它们可能现在还在绕着木星转。

用不了几个小时吧。她轻声说道。可是，我还一点儿都不了解你呢。

他盯着她，你很美。

她莞尔一笑。

在你睡的时候，我有种感觉，好象你是个天使。上帝派我来看这星空，他又派了你，来聆听我最后的声音。

你能肯定吗？是的，我从未象现在这样确信不疑。他严肃地说。

我在地球生活了四十年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学习了各方面的知识，尤其是生物学。我干得相当不错，成了这方面的专家。后来，地球联邦政府把我调到了月球。

你知道，月球一直是地球和火星之间争夺的要塞，它是地球通向太空的门户。但在四十年前，那里还隶属于地球。政府调我去的原因是有关一项秘密计划，称为“重生之地”。在我看来，这项计划确实颇有远见。它的目的是延长人的寿命，确切地说是使人返老还童。我们的想法是：如果人的寿命延长一倍，科技的发展就会比现在快一倍；如果可以无限次地“重生”，理论上说人类就不会灭亡。这一美好的前景大大激发了我们的热情。

研究小组共有二十个人。为了这项计划，每个人都离了婚。我们断绝了同外界的一切联系，只是没日没夜地工作。我们订了规矩：不许谈工作以

外的事，不举办聚会，不许有异性之间的交往，哦，还有许多，记不清了。那时，地球和火星的关系非常紧张。刚刚独立的火星联邦极力挑唆月球独立，以关闭地球的太空之门。我们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进行着艰苦的研究。每天醒来的第一个念头是：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，应该用什么方法。紧接着就是不断地试验，失败，再试验，写报告，汇总各种数据，分析，换个思路再来，等等。

十年过去了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发现自己站在一只试管面前。那里面就是我们为之苦熬不已的返老还童药，我们称之为“重生液”。当时时间极其紧迫，星际战争一触即发，而战场肯定是在月球上。在此之前的动物试验都失败了，政府又急于拥有一个人体样本，所以我们决定立刻开始人体试验。谁都不希望作试验品，因为实在太危险了。死亡可能还算是好的，可怕的是谁都不知那人会变成什么样：长角的怪物？还是一只硕大的蛤蟆？大家最后决定抽签。我抽中了。

我把那些液体吸到一支针管里，然后向大家鞠了个躬。这是十年来我第一次做出这种“无意义”的举动。当时大家都有些感动。我把“重生液”注射进我的静脉。它一点点地进入，越来越少，最后，全进去了。

我把针管放下，坐在椅子上等着。大家都盯着我，一声不吭，只有空调在轰轰作响。一瞬间，我觉得自己象是审判席上的海德先生。

几分钟过去了，一点儿反应没有。我们都有些不解。因为往人体内注入这么一种成分古怪的药，即使没有预定的效果，也该有些反应的。我开始紧张起来。

突然地，没有一点先兆，我开始感到心脏在剧烈跳动，血液潮水般冲刷着全身。我听到空调的声音越来越响，几乎塞满了我的整个大脑。当时我清醒地意识到变化开始了。我挣扎着站起来。

一名助手过来扶住我，说了句什么。我没有听清，那噪音太响了。我把头凑过去一点儿，请求他大声些。他又说了一遍，我还是没有听清，那声音如同婴儿的梦呓。我对此很惊讶，于是把耳朵贴到他嘴边，让他再说一遍。

我一直没有弄清他当时说的是什么，因为我昏过去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正躺在一间白色的屋子里，周围没有一个人。后来才知道，那会儿他们正通过监视器研究我呢。

我躺在那儿，四处看着，忽然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很小，很远。我知道那是某种错觉，可那感觉太真实了。一切都给人一种被缩小了的印象。它们，怎么说呢？好象是圆的。

想起来了，还有一种声音。我真的无法确切地描述它。那是一种非常宁静，遥远的喧闹声。似乎有谁在那白色的天花板上大声嘶吼，而那嘶吼声又象是从宇宙的某个角落传来的，那么安详，从容。整个世界仿佛都在随之摇晃。我又睡过去了。

再醒来时，周围是一派忙乱。我听见许多人在叫喊着，跑来跑去，不知何处传来阵阵巨响。我被放在一辆担架车上，身子动不了，只能瞅着天花板上的灯一盏盏掠过。

他们推着我在走廊里转了很长时间，最后停在一个飞船发射台边。有人开始争论。他们说得很快，我只能模糊地知道他们说的是我。我还记得有名很年轻的军官，脸色铁青，不住地摇头。我想劝他们不必为我烦恼，而且还想问问发生了什么事，可是发现从嘴里冒出的是一些响亮的叫声，如同发

情的野兽。那军官瞥了我一眼，象在看一堆变质的肥肉。有人又急切地说了什么，还有纸张的声音。那军官终于点了点头。于是我被送上了飞船。

他们把我放下，离开了。我静静地躺在那儿，心里万分惊讶。我对周围那派蚁巢般的纷乱景象并不关心。我当时恐惧的是：我不会说话了！这是一个严重的副作用，我想到，一定要写到报告里去。

我躺在飞船里胡思乱想。一会儿想到我可以复婚了，心里非常高兴，一会儿又想到试验也许是失败的，又极端灰心。不知何时，飞船象被人踢了一脚，浑身一震。接着，我感到了超重效应。记得当时我不停告诫自己，这点儿加速度比地球上的重力大不了多少，可由于在月球上工作了十年，我的身体已经变得过于脆弱，于是……又昏过去了？她插嘴道。

是的，他答道，那段时间没有了白天与黑夜，只有不断的昏迷与清醒。

她看着他，小心地说：这段历史我知道，那是地球与火星之间第一次战争的开始。当时火星对月球上的地球基地发动了突然袭击，把它们全部摧毁了。

他闭上眼睛歇了会儿，继续说道：是的。我恐怕是那次袭击中唯一的幸存者。那会儿整个基地都处于一种完全盲目的慌乱中。不知是谁，为了什么原因，发射了我所在的那艘飞船，也许是操作失误吧。

等我再一次醒来时，飞船正在太空中无声地飞行。我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头。看看周围，所有的景物都很正常，不大也不小，什么古怪的声音也没有。

不，我又凝神听了听。有种似曾相识的声音，那是阵“咕咕”的响声，象是沸腾的玉米粥。

啊！我忽然明白了，这声音来自我的肚皮下方，来自我那团饥饿的肠胃。我不禁抚摸着自己的肚子，心里十分欣慰。要知道，人一上了岁数，很少有这种饿得咕咕叫的时候，这似乎说明我的肠胃已经恢复到年轻人的水平。

自我陶醉了一会儿，我才发现我居然能动了，居然在抚摸自己！我把手抬起来。啊！你简直无法想象当时我的感觉，那种混杂着兴奋与恐惧的感觉。

那手圆润，白皙，是只年轻人的手。我欣喜若狂。这很显然，试验成功了，我们的梦想实现了！我高兴得在飞船里跳起舞来。

跳了一会儿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没有人来看我。闹腾了半天，居然一切还是静悄悄的。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，急切地向某个人诉说。我把整个飞船搜了个遍，才知道飞船在发射时只有我一人。

这是个严重的意外，我逐渐意识到困难所在：我不知道这艘飞船的航向，它的氧气供应，药物对我的身体还有什么副作用，以及最直接的，我饿了，食物在哪儿？我记起刚才在搜索时曾发现过许多密封的圆筒，它们可能是某种维生物质的容器。于是我又去到货舱，找到了那些圆筒，上面标着文字，可我不懂。我知道我应该认得它们，可却想不起来。关于文字的记忆似乎在“重生”时被抹去了。我坐在地板上，大脑中一片混乱。我不知还有什么记忆不见了。我试着算加法，很顺利。我又尝试分析几何问题，也通过了。接下来我记起了一些知识，比如细胞结构等等。就这样，我象一个丢了财宝的农夫，在脑海中费力地挖掘着，一点一滴，然后连成线、汇成一片。这是个奇怪的现象，我能够理解语言，却不识字，这似乎说明两者之间有某

种重要的差异。

我又回到几何上来。我用手指在地上画着各种图案，圆的，方的，三角，抛物线。画了半天，什么也没发生。我烦躁起来，开始在地上乱画。在我的心不在焉持续了几秒钟以后，文字出来了。它们如流水一般在我指下滚动。我不断告诫自己要镇静，可办不到，手指在欣喜若狂地飞舞。

等自己平静下来，我就研究起那些圆筒，心中充满喜悦，因为筒中有我需要的一切。我打开其中一个，吃了些东西，感到心满意足。

然后我犯了个错误。有个筒上标有“LSD”字样，说是贵重物品。也许是我的记忆仍然有些角落是锁住的，也许是那些食物使我高兴得有些忘乎所以，我打开了那筒。里面是一团白色的粉末，我闻了闻，那气味很怪异。我又舔了舔，一种奇妙的感觉袭来。我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变了，它们好象是在……在笑！我被这欢乐的气氛感染，也笑了起来。接下来的事很怪，我发现眼前蹦跳着一些红色和绿色的色块，它们是那么活泼可爱，我放声大笑起来，它们变成了紫色与蓝色，还有许多色彩斑斓的图案在那里旋转。我感觉，怎么说呢，是我刚才用手指画的那些图案活了！

我觉得自己就是造人的上帝，我很得意。然而接着出现了一个东西，它在那里，可它是错的！那就是我们经常在一些科学杂志上看到的那种立方体，那种不可能的立方体。它自负地转个不停。我感到这很滑稽，笑得喘不过气来。

那些图案闪了很长时间，最后我发现自己蜷缩在地板上，浑身软绵绵的。我歇了一会儿，爬起来走进指令舱。这时我才知道发射时一定很仓促，因为这艘飞船根本没有设定目的地，只是由于极为偶然的原因，我才没被炮火击中或坠毁。现在我早已掠过火星，正进入小行星带。船的速度很快。我看了看燃料计，大吃一惊。燃料水平是零，按飞船上的行话来说，这船已经“死”了。

如果我身处茫茫太空，也罢了。问题在于面前是密集的小行星带，没有燃料作机动飞行，飞船随时面临着被撞毁的危险。

我强迫自己镇静下来，想想办法。我躺在指令舱的地上，辗转反侧，希望能有所发现。

我呼唤着那灵机一动的感觉，可什么结果也没有。我甚至想到从飞船里往外扔东西，以改变航线。最后我在绝望与劳累中睡着了。

他停了下来，神色有些疲惫。

你累了。

这是“重生”后的一种反应，我不能长时间地讲话。他站起来，走到床边，从床垫下拿出一本书。他又回到窗边，把书递给她。她看了看封面，很旧，很干净。她又望着他。

打开它。他微笑道。

她温顺地打开了。书的扉页上夹着一朵花，一朵已经凋谢枯萎了的花。她不认识这是什么花。他搂住她的肩膀。

他们在催人泪下的星空前接吻。

她搂住他，象位温情的母亲一样搂住他。他依偎在她胸前，泪光闪动。后来，他说，后来我醒了。

是一阵撞击把我弄醒的。好吧，我心说，毁灭开始了，请继续吧。我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，等待那致命一击的到来。

我一直等到肚子又开始咕咕叫，这才爬起来去货舱吃东西。饭后我又吸了点儿 LSD。等我兴高采烈地回到指令舱时，不知出于什么动机，可能是某种侥幸心理，我又仔细研究了一下导航仪。结果出人意外。我的航线与小行星带的平面有一个夹角。也就是说，飞船与小行星相撞的可能性比原来估计的要小得多。这一发现使我精神倍增。我又开始胡思乱想——“重生”后，我发现自己变得热衷于胡思乱想——你瞧，刚才我已经遇到了一次撞击，按概率来看，下一次撞击将会很遥远。那会儿我可能早飞出小行星带了。我为此兴奋不已，在接下来的狂欢中，我把所有的表都扔了出去。我对你说过吗？（是的，她点点头。他闭上眼睛呆了半天，才又继续说下去。）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开始对自己进行训练。我心里很清楚，我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“重生”的人，我有比别人多一倍的时间去学习，研究。

第一个工作是大脑机能的恢复。我在飞船上的图书馆里练习以前的岗是，接下来我开始研究天文选U 殄觥 睿隙去怯捐诤肪车挠办，是那些星星对我的影响。匝 暗募涵叮 也欢系亓废八禱艾不久就恢复如初了。过了大概一个月，我发现飞船已经飞过了小行星带，正削项技能，效果之好超出我的预想* U 獾蟠蠓奈枇宋业亩分尽 S 冢蚰拘枪*道飞去。我庆幸自己躲过了灾难。当时我多幼稚啊！虽然已经活了六十多年，我还是那么笨。我为什么没有死？你能告诉我吗？为什么？（她抚弄着他的头发，叹了一口气。）我说过，飞船一直在减速。我详细研究了各种数据，发现我和这艘飞船将成为木星的卫星。知道了这事以后，我象一位身患不治的病人了解了真相一样，心情出奇地平静。飞船上的食品很充足，水的循环系统也很好用，氧气也不缺。我于是心满意足地看着自己走向坟墓。

又过了将近一年，我到了木星，并如我所愿，真的成了一颗卫星，朱比特的侍臣。我不知道他对我是否满意。

（他又停了下来，脸上全是汗珠。）在此期间，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。那就是我总是无法完全地集中精力，总是被某些记忆中的幻象所干扰。开始我以为这是那迷幻剂的副作用，就停服了几天。可药理反应大得吓人。我经常毫无道理地昏迷，而且那种心猿意马的情形并没减轻。后来我又吸上了。

渐渐地我发现了“重生”的伟大之处。它的价值并不在于让你有充足的时间与精力研究科学。不，不在此处。它最重要的作用是使你能认清自己。

科学是可以积累的。你一生下来，科学就已经存在了，你要做的只是继承下来，再添砖加瓦而已。无论你做了多少，科学本身总会前进的。

而一个人要认清自己，却是从零开始的。没有人能告诉你一个“正确”的道理。别相信那些哲学家的话，他们只是在那儿高谈阔论，你会一会儿同意这个，一会儿赞成那个，等到你开始有点明白的时候，大限已到。于是你便撒手人寰，带着那未成形的婴儿一起消失了。

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科技如此发达，可我们仍然无法共处。大家互相猜疑，你争我夺，以至刀兵相见。但如果人类的寿命延长了一倍，会对这世界有什么看法呢？婴儿能顺利地产下吗？想到这一点，我把天文学扔到了一边，开始回忆我的一生。我不断地回忆，尽力挖掘每个记忆的角落，那些面容，声音，气味，手感，那些故事。我把它们分门别类，仔细分析，希望能发现真正唯一的真理。

反正我有的是时间。

（他咳嗽着，喘不过气来。她抚慰着他，使他逐渐平静下来。我失败

了，他对她说。)我什么东西也没找到。几年过去了，我那“伟大”的研究陷于停顿。缺了什么，我感到有什么东西没考虑进去。我整日在这窗前看着这星空。木星的那大红斑也看着我，它象只眼睛，对不对？(对。她眼中含着泪花。)一天，有颗小行星从飞船边掠过，吓了我一跳。我看到它慢慢旋转着，闪着光，慢慢地飞远。那景象几乎使我落下泪来。你能体会吗？不，你不会的，你们所有的人都不能体会：那种面对造物的无可奈何。你们已被那些人类的奇迹迷住了。你们藐视宇宙，自视强大。可你们只不过是……我无法比喻，你们在宇宙眼中，可以看作不存在！

(他又一次喘不过气来，愤怒使他的脸胀得通红。)那小行星的运气很糟，它被木星的引力粗暴地拉了过去，向那风暴的世界直坠下去。

我眼睁睁地看着它一点点下降。它在视野中越来越小，渐渐消失在耀眼的木星表面。我知道它还在下降，但看不见。过了一会儿，在那个方向出现了一团明亮的闪光。它在木星的高层大气中翻滚，燃烧，爆炸，直至最后与它们溶为一体。

我为这美丽而残酷的景象惊呆了。在那死亡的光芒照耀下，我如同古代的禅师一般悟了。

在飞船内，在外面的茫茫太空中，在我浑身的每个细胞里，都荡漾着一种沉静的激流。

我沐浴在温柔的光芒里。这种温柔，这种使人落泪的放松，我从未体验过。它使你完全溶解掉。它比死还虚无，比岩石还实在。我笑了，脸上挂着泪珠。

他的泪水在她身上流淌。他们都沉默着，谁也不肯打破这静默。窗外是无尽的星空。

这是我最后的泪水，他说，我就要死了。

听了这话，她也哭了。你怎么会死？我不知道，他勉强微笑了一下，也许是药物的问题，也许是LSD毁了我，也许……他犹豫着，我的生命已经完成了。

她紧搂着他，失声痛哭。象所有的女人一样，她不愿他死。他应该活着，他必须活着。

他对她笑。我能感到生命正在飘走。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，我一直在迅速衰老。你看，他把她的手按在自己胸口，那心跳声多么苍老。尽管我恢复了青春，可难免一死。谁都不能避免。我们一生下来就是为了走向死亡。只有它，只有死亡，才能使生命美丽无比。

她还在哭。

他轻抚着她的脸。你爱我吗？她看着他，轻轻地摇了摇头。我只是感到悲伤。

我曾经听到过夏夜的声音，他说，就象是无数人在遥远的空中大笑。也许在以前，在没有人类，没有生命，甚至没有这么多星星的时候，他们就在那高不可测的天上笑着。

他口中忽然涌出鲜血，被呛得咳嗽起来。她疯了似的搂住他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你的身体真暖和，他的声音又弱又低。知道吗？那颗小行星坠毁的时候，我忘记了所有的东西，所有的定理和公式。我被迷住了。那时我才发现，我一生所追求的东西在这一生中被忽略了。

别说话，静静地休息会儿。她试图安慰他。
让我看着星星。他请求道。
他们依偎在窗前，看着外面那满天的繁星。她感到他的身体软软的，
热气正在消散。她又哭出声儿来。
别哭。
她停住了。这是我最后的泪水，她说，以后我再也不哭了。
他们看着星空。看着，一言不发。
那些尘土。
她抱着他逐渐冰冷的身体。她吻了他。
救援队到达时，飞船里只有她一人。她趴在那巨大的窗户前，看着外
面。
喂，你还活着吗？是的，她头也不回，我活着。
是你发出的求救信号？不，是他。她还看着外面。
他们也凑上来看。
什么也没有，只是些星星和那张着大眼的木星。
他们看不见。他们是瞎子，是聋子，是白痴。他们看不见正向木星坠
去的那个人，他们听不见他的笑声，他们不理解他的话。
她目送着他消失在那耀眼的木星表面。
她等着。
没有闪光。他太小了，和那小行星相比太小了。他激不起什么反应。
一切都归于沉寂。
永恒的繁星，永恒的忧郁。
走吧，他们嚷着。
没有耐性。她怀着强烈的厌恶转过身来，神情冷漠高傲。
走吧，他们催促着。
等一下。她弯下腰，拾起那朵凋谢的花，无名的花。
这是我所有的财产，她说。

完

裂变的木偶

杨平

“至公属行星 430A，电讯 1385 号：调查团将于 10 小时后到达你，请
作好准备。”你关上电讯显示，烦躁地在室内踱来踱去。十个小时，也就
是日出的时候。逐日鸟将在那时掠过驻留站，再一次遮住耀眼的晨弧光。你
感到很饿，叫了一声。回音在空旷的室内震荡。没有人。你想不起那些同伴
都哪儿去了。

这时在两米外的墙角处，有人长叹一声。

毛骨悚然。你从来不信什么鬼魂之说，觉得那是很可笑的，是人们杜
撰的。可是在这杳无人迹的星球上……你摇摇头，不觉微笑了。你是个
科学家，研究岩石成分的学者，唯物的……没有鬼。

这个地方没有，宇宙中任何一个角落都没有。

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对付调查团。你开始思考：第一，调查团的到来是有害的。第二，目前为止，没有人知道驻留站里发生了什么。第三，还有一个人在这星球上，他是个生物学家，在二十公里外的哨所研究逐日鸟的习性。结论：生物学家必须死，调查团必须毁灭。

于是你穿好外衣，走到车库。这里很亮。医生的尸体就躺在陆车旁。你一阵颤抖，记起他那惊恐的表情……平时，他是最和蔼的一个人，脸上挂着一成不变的微笑。那把致命的枪就放在陆车上。你走过去，走近车子，绕过尸体，打开车门，钻进车子，坐下，关上门。

这时你听见医生在笑，他反复说着：“辉，打得准！”没有声音，你知道并没有笑声，这只是你一种近乎渴望的恐惧感。为了消除这一幻觉，你开着车子冲出车库。

星光扑面。陆车在夜色下飞奔。周围是些小丘陵，矗立着粗壮的黑影。你知道在这夜的丛林里，生活着昼伏夜出的猛兽，它们太幸运了。

繁星点点。

你看着它们。

地球在哪儿？你想起了那些鲜花的气息。小时候，你喜欢躺在后院的花丛下面，闭上眼睛胡思乱想。阳光照在眼皮上，红红的。想到自己在战场上厮杀，你就能闻到硝烟；若是和仙女约会，你能听到她幽幽的童音。有时你捉住只蜘蛛，就会兴高采烈地把它支解。你在那儿通常要玩到很晚，直到有人来叫你吃饭。你曾经有个弟弟。可有一天他从摇篮里爬出来，正好倒在一把刀子上。满地是血，象谁打翻了妈妈的指甲油。你当时只有七岁。他的死与你无关，是他自己爬出来的，和你完全无关。

此后，你就独占了父母的爱。他们很英明，对你严厉而非溺爱，同时又不乏亲情。在他们温情的控制下，你度过了一年又一年。习惯了，在那温暖的翼下，你感到安全。因为周围的世界是那么凶险，令你不知所措，唯有父母的指导，才是最令人放心的。你看不起那些妄图摆脱父母的人。你永远无法理解，既然父母能使你免受苦难，为什么非要自己去碰个头破血流呢？他们有经验有见识，他们想控制你，那就控制吧，你不在意，反正不用你去操什么心。然后是结婚，生子。妻子很孝顺，儿子对爷爷奶奶也很好。天伦之乐，温情无限。

悔不该报名来这颗星球。你当时被宇航局的广告所打动，第一次违反了父母的意志，来这儿“为人类的新世纪打开一扇门”。而那两位老人则留在地球上，终日为他们的儿子担心。你想念他们，无时不在渴望他们的声音。威严的男高音，柔和的女高音。那声音代表着真理。在这荒凉的星球上，没有人指导你，什么事都显得那么深不可测，令人害怕：上校的叹气是什么意思？医生为什么总是在笑？克的郁郁寡欢，是对你有所不满吗？还有就是逐日鸟。这种追逐太阳的鸟类，一直在不断地绕着这星球飞。它们飞到晨光线停下，等黄昏来临时再起飞。有时你觉得它们就象被光线操纵的木偶，必须紧跟线头。

一次，你看见一只受伤的逐日鸟跌落在驻留站附近的山坡上。它相当漂亮，翅膀闪着金光，只有头部是绿色的。你当时正在屋顶的猎台上。它一个劲地叫，冲着空中远去的鸟群。

它受了伤，虽然使劲地扑打双翅，却只能不断扑倒。暮弧光出现了，它的声音变得凄厉。你为它而焦急，却无法帮它。它开始向山顶爬去，跌跌

撞撞。阳光在变暗。它拼命地爬，黄色的液体从体内涌出，沾在山坡上。你看着它。黄色的痕迹，生命的液体。天黑了。

你已经看不见它，但还是在猎台上站着。终于，一声嚎叫划破异星的夜空，持续了很长时间，嘎然而止。世界死一般寂静，只丢下你孤独地站在黑暗中。

陆车在星空下飞驰。你的手摸到了什么，那是一个提线木偶。你拿起来让它做了几个动作。它很可爱。新婚之夜，妻子把它送给你，使你兴奋异常。你一直很喜欢木偶。它们很好，很听话，很和蔼，很好……你发现陆车开始减速。啊，哨所到了。陆车开进车库。你钻出车子。这里也很亮。你想起自己的任务，欲望袭上心头。空气在你身边流淌。温馨的感觉招之即来。那是渴血的欲望。你走进工作间。

巴比正在埋头工作。你走过去，把手按在他肩上。他一惊，见是你，笑了：“辉，你怎么来了？”“啊，我来给你送点儿东西。”你也咧开嘴，把手拿开。

“哦？什么东西？别又让我空欢喜一场！”你把手伸进兜里，却发现那儿空空如也。糟了！没带枪！你迷惑地看着他，随即叫道：“落在车上了，我去拿！你别跑，就呆在这儿！”嘲讽的笑容使你惊慌。你瞪了他一眼，转身跑回车库。

枪在车里静静地躺着。你一把抓住它，掌中的充实感令人很满意。你停了一下，拿起个旅行包，把枪扔进去。灯光明亮。你抹了抹汗。这是怎么了？不就是杀个人吗？你已经杀了三个人，这只不过是第四个而已。

你冲进工作间，把包扔到桌子上，听到了金属撞击的声音，惊恐万分。小声点儿！“什么东西？”有人问。

“一点儿礼品。”你说，“包括几包烟。”这话使他很高兴。你感到需要镇定一下，就倒在沙发上。他伸手去拿旅行包。你喝道：“别动！等我走后再打开，好么？”他愣了一下，不以为然地笑笑，又坐下。你想了一下，问：“进展如何？”“正在制订具体的计划。我认为我们可以每年杀十万只，不能再多了，否则会破坏生态平衡。”“够用吗？”你问。

“十万只逐日鸟可以提炼出大约五十吨光能物质，足够了，而且成本低廉，效能很高。

你想想，人们将不再为能源发愁，有光的地方就有无穷的能源。我想了，我们可以开个公司，专卖‘逐日’牌光能物质。一克卖它……一万块？人们会蜂拥而来的。我的后半生将在地球度过，住在豪华的别墅里，到处是金钱与美女。啊，男人的天堂，幸福的天堂！他们答复了吗？”“答复了，很快就到。不过……”你站起来，走到桌子前。

“嗯？”“我有个礼物送给你。”你打开旅行包，把手伸进去。里面全是纸，各式各样的纸，缠成一团糟。巴比在一旁冷笑着。他总是这么尖酸刻薄，一点儿不可爱，死了活该！找了半天，也没找到枪。他还在等着。你又紧张起来。你想到那些鬼魂。世上有鬼，毫无疑问，还有神呢！是不是鬼魂把枪拿走了？你拿不定主意，冷汗直冒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有声音在问。

你忽然看到桌上有把剪刀，可能是剪图标用的。壮丽的暮弧光。你深吸一口气，一把抓住剪刀。清寒的空气。手感很好。“这是你的？”“当然，怎么了？”你把它举在空中，一阵晕眩。解放。巴比迷惑地看着你。“怎

么……”他最后问道。

“真不错。”你含糊地说，然后把剪刀一下扎在他的胸口。

他叫了起来，声音豪放有力，浑身颤抖，如同疯狂的歌手。外凸的双眼象是两颗硕大的珍珠，闪着诱人的光。你拔出剪子，让指甲油喷了一身。它们在空中喷射，欢快无羁。

“飞呀！飞呀！”你叫道。它们很听话，射得更高了。你高兴得大笑起来。

你骑到他的背上，一边哼着歌，一边用剪子在他身上乱戳。本来嘛，工作时应该有一种宽松的环境。红色的喷泉在灯光映照下形成道道彩虹，妩媚艳丽。你被这一景色迷住了。

这时你发现他的脑袋晃来晃去很有意思。你想知道那里面是什么样的，于是对准他的后脑猛力一劈……核桃碎了。

耳膜中响起尖厉的啸音。这不是人的声音，也不是任何活物的叫声，使你眼前阵阵发黑。

啸音停止了。只有一只脚还在抽动。你盯着那脚，握紧剪刀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…没有了？对，他死了。你完成任务了。

干得好，地球人！你瘫坐在地上，浑身痉挛。巴比的尸体横躺在一边，粘稠的血液四处横流。欲望满足后的疲惫袭来，你听着那液体从桌上滴落的声音，单调而沉闷。一个柔和的女声。你盯着自己的指甲，上面涂着红色的油。小时候，妈妈爱把你抱在怀里，哼着朦胧的曲子，哄你入睡。

你盯着那指甲，听着温暖的歌声，呼吸渐缓。你干脆躺下，蜷缩起来，闭上双眼，感到那双红色的手正在黑暗中抱着你，抚摸你。舒适极了。你放心地睡了。

××× 第一道暮弧光显现在空中，象座金光闪闪的拱桥将夕阳罩住。出发的时间到了。你停止梳理羽毛，伸直脖子，向空中响亮地叫了几声。

鸟群骚动起来，不安的微澜汇成了巨浪。大家向你这边聚拢，等待起飞的命令。你看到白毛亲热地蹭着一只陌生的雌鸟。你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几个妻子，她们叽叽喳喳地互相挤着。

作为首领，你的职责是保卫部落的安全。你一直很能干。只要听到你的叫声，其它几个部落就会远远避开。你从未遇到过什么真正的对手，直到异形出现，这情况才有所改变。

你早就知道自己有其它逐日鸟没有的能力：能探知别人的思维，甚至能进行控制。当你第一次把思维的触须伸向那些异形时，就被那种复杂的结构迷住了。你常常独自长时间地在那思维的迷宫中遨游。它们高超的能力使你惊叹，同时也不能完全理解。那些事情太神奇了，超出了你的智力范围，使你对它们充满敬畏之情。

但是有一次，你发现了件令你震惊的事。那些异形想要有计划地杀死逐日鸟。你对此完全无法理解。但事关重大，你竭力在迷宫中寻找着，想知道它们这么做的的原因。你成功了，可那原因更令人迷惑。异形来自天上，它们需要你们体内的什么东西来收集阳光中的动力。

你不解的是，它们想在天上飞，为什么非要杀死逐日鸟？它们本领那么大，为什么不自己想想办法？你试图控制它们的思维，可是失败了，这么复杂的结构不是你能驾驭的。你试了一个又一个，激动得发疯。那段日子部落中对你的反常颇有不满。终于，你成功地控制了一个异形。它的思维很奇特，没有其它异形的那种自主结构。当你的触须对它发出指令时，它的思维

先是有些抗拒，然后以一种近乎狂喜的态度服从了。

接着你花了很长时间考虑怎么办。最后强悍的习惯占了上风，你决定把异形全部消灭。

战斗的激情使你恢复了往日的决断与镇定。而现在，一切都很顺利，“它”已经把其余的异形全杀了，唯一的问题将发生在你们飞过异形栖息地的时候。你知道调查团必须毁灭，可不知如何去做。最后，你决定让“它”自己想办法，毕竟，在这方面“它”比你懂得多。

鸟群的惊叫打断了你的沉思。第二道淡蓝色的暮弧光出现了。你烦躁地叫了几声，扑起双翼，领头向夕阳飞去。

××× 你醒了。有种异样的感觉在周围缭绕。你一回头，发现了巴比的尸体，立刻惊恐地站了起来。

他的身体气球般鼓胀，皮肤绷得发亮，在那下面，有什么在蠕动。你往后退了几步。

那皮上先是出现一个小口，然后“哧”地一声爆裂开来，里面是无数白色的小肉虫在钻来钻去。

你大叫一声，全想起来了：无助，寒冷，恐惧，神奇的力量，温馨，服从，杀戮……泪水夺眶而出，你知道自己罪不可恕。在这远离文明的星球，你居然杀了所有的人，只是为了那莫明的力量。你为什么要服从它？你不知道，只是感到需要它使你放心。天呐！

人们不会原谅你的。爸爸妈妈，他们会伤心的。他们会说：瞧，没有我们的教导，他成了什么样子！可是，这一切全是他们的错！他们使你惯于服从，没有主见。你怒火中烧。还有那些可恶的人！你永远无法和他们相处。他们高傲，自私，毫无同情心。没人会在你感到无助时真心帮助你。他们帮助你，只是显示他们存在的价值。他们说话时从来不看着你，他们开你听不懂的玩笑，他们嘲笑你的红指甲。你真想把他们都杀了，一个不留！可是，他们一死，你便孤单。

你盯着那些蛆虫，他们兴高采烈，无忧无虑。毛骨悚然。你吸了口气，转身疯狂地跑了。

你钻进陆车，关上门，忽然听见有人在笑。那是种压抑的笑，笑得几近抽筋。你四处寻找，没人。笑声就在脑后涌动。“不！”你叫道，“不是我干的！”一声干笑。你颤抖着把车开向驻留站。时间不多了。

不是你干的？那是谁？你不知道。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却杀了四个人。真荒唐！你笑了，眼泪都笑了出来。你控制不住自己。

于是你哭了。你知道自己坚持不了多久，你快疯了。

但还有一件事要做。因为飞在辽阔的空中是令人心旷神怡的，而调查团要来了。你把车开进驻留站，不安地穿过一扇又一扇无穷无尽的门，盘算着晨弧光的显现。还有多长时间？妻子们温顺地贴着你飞翔。她们没有心事，不象你。

电讯机再次响起来，告诉你调查团的飞船已进入环绕轨道，请求允许降落。好吧，你答道，那就下来。

你走进贮藏室。你需要一块超集能板，并把它安在猎炮上。屋里凌乱不堪。笑声还在周围回荡。你抬起一块板，看了看底下，那里只有无数眼球。另一块板下面是星空，三角形的音乐声来回穿梭。你发现了一个提线木偶，它冲你诡异地笑着。

你找到了超集能板。它是用逐日鸟体内的物质制成的，使你的手微微发抖。

但它将捍卫部落的生存。

你伸开双臂，感受着飞翔的乐趣，一切开始倾斜。

不，不能开炮！你摇摇头。父母会伤心的。

成千上万鸟的尸体掠过你的动脉，引起了局部出血。你捂住血流不止的鼻子，冲出贮藏室。

许多人在你耳膜上大喊，言辞激烈。有人命令你停下，有人笑个不停，有人嚎道：“罪过呀！罪过！”，有人急切地问：“怎么，怎么回事？”。他们骂你，夸你，吵成一团。

你犹豫了，于是鼻血流个不停。尸体，尸体！你浑身发抖，被鬼魂和羽毛夹在了中间。

在剃刀边缘上站久了，会被劈成两半儿的。

晨弧光出现了，后面是主人和它的子民，你应该服从，你必须服从。你一生都是在服从，这就是你的价值。世界原本很简单，只是那些有主见的人使它变得复杂了。而你，将心悦诚服地听从主人的调遣。

你冲上猎台，把超集能板安到猎炮上，打开自动搜索系统。现在只是等待，你感到胜利来临前的那种焦虑，用力扑打了几下翅膀。鸟群沉默地跟着你飞。你将带着它们永远地飞下去，没有什么可以阻挡。

鬼魂们突然大哭起来，悲伤无限。你大声骂了一句。他们不为所动，继续嚎着。这时你看到猎炮的红灯亮了，表明目标已经锁定。你透过监视器，欣赏着飞船的空中姿态。绿灯亮了，一切就绪。

那致命的按钮就在手边。你看着它，大脑中一片空白。“不！”你说道。

你的手按下了那按钮。强烈的弧光。短命的太阳。脱轨了。你抽打着自己的肉体。继续飞翔直到世界末日。伤心的男人和女人。带线的木头。泪水涌出你的肉质眼眶——它不听从灵魂的指挥。逼近摇篮的刀。巨大神秘的迷宫。永远前进。没有威胁了。他们将派来军队。

鼻血流个不停。

你看到血水开始从虚空中飞射出来。

啊！主人和子民。你看到那金色的云团正掠过头顶。等等我，等等！你站在高高的猎台边缘，抬头向空中快乐地大叫。

来吧，加入我们！新的生活。在空中飞翔，永远前进，永远做我的宝贝。来吧，起飞！听到那温情的召唤，你伸开双臂，象鸟一样扑打着，纵身一跃。撞击。

金色的云团渐渐远去。你躺在地上，奄奄一息。天空明丽得出奇。你没有力气去哭了。

主啊，为什么背弃我！在身体变凉之前，你感到的是一片鸟语花香。

晕眩

我望着面前烟尘翻滚的火山，尽力使自己的大脑平静下来。

汤姆不停地唠叨着，仿佛要把在地球上憋住的话全部倾泻在金星这片

古老神秘的大地上：“说真的，当时我如果再主动一点，她肯定会和我结婚的（她是谁？）”

你不知道我们当初多好，简直谁也离不开谁。唉，一想到她将和那个记者厮混在一起（又是哪来的记者？），我就特别难受。如果我当时再主动一点……”“住嘴！”我烦躁地打断了他。效果很好，耳边清静多了。

宇宙探险是件很刺激的事：陌生的环境，恶劣的条件，无不使人兴奋——尤其是当你是个队长的时候。在外星，队长拥有无上的权力，简直可以决定他人的生死。IUR 法则第六条：“……探险队的队员必须绝对服从队长的指挥，这是十分必要的……”当然别人可以提出反对意见，但是他们必须遵守我的命令。必须！

“队长！”汤姆略带惊慌地叫着。

“什么事？”我答道，极力掩饰那个词带给我的满足感。

他用手一指火山口：“它开始活动了！”小孩子，没有经验啊！我不禁微笑了，这就是工作了五年与两年的差别，许多东西是需要付出时间去获得的。在以往的许多次考察里，我常常攀登火山，熟知它们的禀性。它不会突然爆发的，不会的！

我打开回报器，向飞船报告我们的进展，并说我们将登上 0641 号火山，进行实地勘测。在问了几个常规性问题之后，飞船同意了。

我满意地关上回报器，开始作准备。

汤姆呆立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如果没有头盔的遮挡，我甚至可以说他是“目瞪口呆”的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说出话来。

“队长，它在爆发！”“不，汤姆，它只是喘了口气儿。相信我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”“天啊！这口气儿也太大了！”“汤姆，赶快！我们不能浪费时间！”我命令道（这是完全必要的），并作了个莫名其妙的手势以加强语气。

群山在我们面前退缩了。

巨大的烟尘柱从火山口中升起，顽强地冲上天空，和云层联在一起。云层翻滚着，象一团厚重的棉花压在我们头上，其间不时会有蓝色或血红色的闪电。它们有时会持续很长时间，象柄利剑高悬在天地之间，把一切都照亮了。我们的周围是一片平原，只有在东南边有一座稍矮的火山，那是 0642。西面三公里处，有一个泛着银光的物体，在金星上是那么不协调。而我一看到它，心里就感到十分温暖——那是飞船，那是“家”！

我们站在火山口，感受着脚下传来的阵阵震颤。那是一头野兽在不耐烦地喘息着，它窥伺着周围的一切，似乎随时准备发出惊天动地的咆哮。它也注意到了爬到身上的那两个微不足道的小东西。现在，其中一个正扒着火山口向内张望，另一位则无所事事地四处看着。

“是的，”我向飞船报告，“这是一座典型的活火山，正处于爆发前期。我们将在一个小时内完成考察，并返回飞船……”“队长，你看！”汤姆由于激动，嗓音都变了。

在我们下面两米处，在火山口内的岩石上，有个闪光的东西。那么独特，那么与众不同，使我一下就认定这是件人工制品。是的，是人工的，但肯定不是地球或月球的制品，也不象火星基地的产品。而且，它怎么在这儿？一股火焰在我身体里升起，烧灼着我的胸膛，我的脸颊。镇静，我对自己说，并极力回想在学校中学过的自我心理调节术。深吸气，吸，吸入全身，再慢慢吐出来，面罩上出现了一层淡淡的水雾。太空服不如以前那么好使了，真

是的，现在什么都在衰败，什么都变差了。哼，热力学第三定律，打倒克劳修斯之流！

我忽然发现那个毛小子在说些什么。哈，他在向飞船汇报这里发生的一切，听他急冲冲的口气，哪里有在这种时候应具有的镇定自若的风度！更为严重的是，他越权了！

“汤姆森！”我打断了他的唠叨，“在这一场合下，似乎由我来报告更为符合程序。”“可是……”汤姆把脑袋转向我。

“没什么‘可是’！我是队长，应由我来和飞船联系！只有在我无法行使职能时，才能由你接管。难道你忘了？”“队长，你的话很对。”飞船那边插话了，“但是在目前情况下，我们认为应尽快，尽可能全面地听取各位目击者的报告。所以，希望你能让汤姆把他的话说完。”“把他的话说完！把他的话说完！”我怒不可遏，“那得等到下次恐龙灭绝！”“队长！”汤姆带着哭腔叫道。

周围的世界突然一亮，山脉、平原、砾石，都清晰地出现在我面前。在飞船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个耀眼的火球。它翻滚着，燃烧着，并飞溅出许多沸腾的碎片。

接着，火球腾空而起，直冲云霄，然后又摇晃了几下，就一头栽到地上，并炸成无数碎片，象焰火一样四散迸开。在金星这片荒凉的大地上，第一次绽开了一朵美丽的鲜花，那么浓艳，那么迷人。

无数数据资料在大脑中乱窜，惊惶失措地寻找归宿：发生什么事了……飞船在哪儿……这是什么地方……金星……就是那个有 90 个大气压的地狱……资料们吵吵嚷嚷地远去了，只留下点点星火在远处无声地喘息着。耳机中一片寂静，除了沙沙的噪声，就什么也没有了。汤姆轻轻地叫了声：“飞船？”，可是没有回答。我发觉脸上有两道热流，眼前的景物扭曲着，变动着。我抬手想抹去什么，却碰到了—一个坚硬的表面。它是冷的，我能感觉到，冰凉刺骨。

不，不是一片寂静，耳机中有一种断断续续的抽泣声。我烦躁地把目光投向远方。那些大山，静静地躺在那里。从金星形成之日起，它们就存在了，仿佛什么也奈何不了它们。是的，是的，什么力量也奈何不了，它们是宇宙间最强大的力量。任何虫豸都只是短命的，脆弱的，可笑的小丑——你敢和群星较量！嗯？大山们带着恶意笑着：瞧，那两个可怜的东西在哭鼻子，只因为它们无法生存下去了。

嘲笑，嘲笑，我感到的只有嘲笑。就连那件异星制品也似乎在讥讽地说：看看你们自己吧！有用吗？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吗？千辛万苦地来到这里，却白白地葬送了性命，何必呢？还不如抛开那些可笑的好奇心，好好地呆在家里吧！

家！我可爱而美丽的家乡！那些长满了芬芳鲜花的山坡，那些飞来飞去不知在忙着什么的蝴蝶，小河，微风，亲人，笑容，还有爱情……我扶着一块岩石，艰难地向汤姆走去。他正坐在地上呆呆地望着自己的脚尖，仿佛那有一艘飞船似的。

我强烈地渴望着躺在家里那张舒适的大床上，体会那种温柔的宁静。而这些只有在飞船存在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。现在，一切都完了。悲愤在我心头燃起，四处奔流，意欲喷涌而出。

怎么办？我紧张地思考着，却无法得出一个结果。这个汤姆，还在哭

个没完没了！要不是他为了一点小事和我争个没完没了，这一切是不会发生的！对，我突然意识到该由谁来承担责任：当然是他！

我走到汤姆背后，轻轻地拍了他一下。他浑身一颤，胆怯地回头看着我。这一举动使我信心倍增。想想看，我是队长，他是队员；而且此时此刻，没有了飞船，没有了希望，也没有了一切束缚！我就是这片土地上的皇帝，而他是我的臣民。自由，自由！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愉悦，为所欲为的渴望使我浑身发颤，面颊滚烫。

末日审判的时候到了！

“汤姆，”我望着他，尽量使语气显得诚恳些，“我为刚才的不愉快表示歉意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”“队长，”他哽咽道，“把它忘了吧！”他自以为有权赦免我？“汤姆，我们不能坐在这里等死，必须做点儿什么。”“做什么呢？我们只能活两个小时了。”垂头丧气，无精打采。

“嗨，振作起来，别那么颓废！你看这些大山，这些熔岩，这些硫酸云，都是应该属于人类，属于我们的！在这片土地上，只有我们两个，不用害怕任何人！”

我可以……把生命中最后的；两个小时献给地球我们的家！来吧，别像个姑娘似的哭哭啼啼的。我们要完成我们的工作，让人们以敬佩的目光仰望我们！”汤姆愣了几秒钟，然后毅然决然地站了起来：“是，队长！”我拍拍他的肩膀，几乎掩饰不住自己的笑意：“好了，好了，让我们看看这个火山口吧！”这是一张贪婪的大嘴，唾液翻滚着，沸腾着。浓浓的烟尘从熔岩中冲出，遮住了我们的视线。奇怪，我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，想跳入那个燃烧的海洋中，想消灭我们之间那几百米的距离。面对断壁悬崖，我总有这种冲动。

汤姆遵从我的命令，小心翼翼地火山口内爬去。当然，对异星制品进行检验是“完全必要”的。

末日的审判！

我眼睁睁地看着那条鱼游向深渊，义无反顾地缓缓下降着。一种恶意的快感使我兴奋，使我晕眩。在这个绝望的时刻，在这个可以为所欲为的时刻，我要干我一直想干的事情！

汤姆正低头仔细查看着那个东西。我悄悄地搬起一块石头，让它停留在半空中，感受着它的重量。万有引力，对，宇宙间颠扑不破的真理，就在我的手中。

它就要起作用了。

“队长，你看……”汤姆突然抬起头，要对我说些什么。

我永远也无从知道那是些什么了。因为我的手中一轻，一团灰白色的东西从眼前掠过，与他的形象重叠在一起，并双双飞入沸腾的火山口。一个越来越小的物体，渐渐熔入到迷茫的烟尘中去，没有激起任何扰动，就这么消失了。

看着依然如故的火山口，一种强烈的催眠作用牢牢地抓住了我，使我无法自拔。我的身体已不听从自己的召唤，而是顽固地扒着岩石，抖个不停，眼睛也可恶地盯着那个深渊不放。大汗淋漓，大汗淋漓，大汗淋漓……一个问题蓦地浮现在脑际：我都干了些什么？皇帝从宝座上跌落下来，呆呆地坐在地上。我的王国呢？那些群山怎么都不做声了呢？它们目睹了这一切，却又无动于衷。

孩子，停止吧！停止你的探求和挣扎，飞向那璀璨的星空，溶化到黑暗中去吧！生命在这里，已没有了任何意义，你又何必痛苦，狂躁呢？宇宙是博大的，是你无法想象的。只有一种方式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使你获得永生！

是的，我同意。我慢慢地坐在一块岩石上，面朝大平原，飞船曾在的方向。

我打开了音障。立刻，金星上震耳欲聋的咆哮声扑面而来，无处躲藏。

渐渐地，周围变得安静，充满了无边的平和，安祥。氧气，我对自己说着。

氧气，我们这种动物赖以生存的东西，快要耗尽了。我能感觉到生命正悄悄地溜走，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。

我看到妈妈正站在家中的阳台上眺望夕阳。玛丽微笑地看着我，风轻轻地吹起她的头发。我检查着自己的太空服。一只狗叼着什么正飞快地横穿过马路。汤姆惊惶失措地叫着“队长”。突然，他变成了一只硕大无比的恐龙，蹒跚地向我走来。接着，那只恐龙周身散发出强烈的光芒，并向空中直冲上去，然后摇晃了几下，一头栽倒在地，火花四溅。我还看见自己正坐在一个火山口旁，象尊石像般一动不动。

飞升，飞升，我的灵魂越飞越高，以闪电般的速度穿过云层，直冲入广袤无垠的星空，心中充满了宁静。

群星调皮地闪动着，唱着无声的赞美曲。太阳用它温柔的火舌轻抚着我，使我愉悦。壮丽的日冕在宇宙中飞扬，洒脱无羁。一颗彗星旁若无人地从我面前掠过，粉红的微尘弥漫在四周。原子们兴高采烈地跳着神秘的舞蹈。

许多星系急冲冲地掠过我的面前，并退缩为一个个小点，消失在茫茫的黑暗中。我安祥地看着这一切，心中明白，我就是宇宙，我就是永恒而无限的宇宙，强大无比，深远广博。

我回家了。

库克岩石

赵刚一手托着块大石头，风风火火地冲进屋里，把脸凑到我面前 10 厘米处：“你看我在床上发现了什么？”我看看他，又看看他手里的东西，答道：“石头。”“对！可我从来没有把他放进去过。”他说得对，这块石头上没有宇航局标记。我放下手里的东西，向后一靠：“也就是说，你遇见了‘库克位移’？”他急切地点着头，眼中放光，象傻子一样。

“库克位移”是火星特有的奇怪现象。在人类的第三次火星载人探测时，一名叫库克的队员发现在自己的床铺下凭空多出来一块火星岩石，后来又多次发生类似事件。于是，库克这个只对宇航和女人感兴趣的家伙就成了一个专有名词。

专家们曾经研究过那些不讲道理的石头，但没有任何发现。最后的结论是：这是来自火星地表的岩石。简直是废话！奇怪的是，这种位移往往发生在探测基地内部，而从未在户外出现。一些心理学家认为“库克岩石”是

由探测者在神志不清的时候自己带回来的。这立刻引起宇航员们的强烈反对，库克在一次选美大会中讥讽说，那些家伙肯定是在某次周末酒会后提出这种看法的。

赵刚打开紧急频道，向基地报告，我则继续自己的工作。刚敲了几个键，有什么东西在脑中一闪，我猛地一推桌子，身体向后撞到架子上。“你怎么了？”赵刚问。我没说话，向窗外看去。

窗外，火星大地，暮色苍茫。

按惯例，“库克岩石”要立刻上交。但我有了新的想法……“基地！”我通过紧急频道说，“我想做个试验。”“请讲！”“我有个直觉，这些石头会再度移位。可能有某种场存在，当场变化时，这些石头就会在空间上发生位移，在我们看来，它会表现为突然消失。”“可以前的石头都没有突然消失，都完整地送回了地球啊！”“是的，可以前我们都把它从原来的地方移开了。”基地那边沉默了一会儿：“好吧，有些道理。你们干吧。”我关上通话器，对愣着的赵刚说：“把这玩艺放回去。两小时后我先睡6小时，你值班，观察石头有什么变化。然后我替你。”他点点头，转身要走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：“为什么不是你先值班？”我靠在椅背上，微微一笑：“手心手背？”两小时后，我检查了一遍设备，拍拍赵刚的肩膀：“好好看着，别睡着了。信号发生器放进去了吗？”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监视器，点点头。我笑笑，转身上床。

梦中。红色的迷雾，乱石飞舞，有人在周围的雾气深处大声笑着。几块奇形怪状的石头在眼前欢快地蹦跳，肆无忌惮，面目狰狞。接着，它们组成了一个环，开始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旋转起来。“我好象见过这景象。”我在梦中自语道。

“醒醒！江华！”有声音说。我正想怒斥梦境的不合理，结果醒来了。赵刚正俯身盯着我，眼中一丝惊慌。“怎么了？”我看看表，“还有3个多小时呢！”“它不见了！”原来放着石头的床上只剩下一个金属光泽的小东西，我认出那是信号发生器，而石头不见了，象是从空气中蒸发了。“好吧，我们至少知道这种场对金属没有作用。”我捡起发生器，看着赵刚，“当时发生了什么？”他紧张地盯着我，身体晃悠着，神经质地笑了一下。“你没有睡着了吧？”我逼问道。

他绷紧了脸，一言不发。“OK，我们一会儿再谈这个问题。先放录像。”我无奈地说，狠狠瞪了他一眼。

从录像上看，石块闪了几下就消失了。我们调慢了播放速度，看到石块在床上放着，静静地。突然，它象被蛰了一下，闪动起来，频率越来越快，感觉就象是在看转动的自行车辐条，开始还可以分辨，后来就是一片模糊。在每毫秒一帧的情况下，仍然无法确定闪动频率。最后，石块消失了，失去支持的信号发生器缓慢地、优雅地跌落。我看着那画面，忽然涌上一丝伤感。

定格。我倒在椅背上：“向基地报告。”基地对试验结果很感兴趣，将录像资料传回去研究，还暗示要给我们加薪。闲着没事，我和赵刚玩起一种中国棋来。那些攻击载人火星探险的人有点儿道理：在近乎一半的时间里，探险活动不需要人的参与，计算机及其外延——机器人足够胜任分配给它们的工作。人类所要做的是在另一半时间里做好，并监视机器的运作。所以一般来说，火星探险不能算是件苦差。反对者曾对第一本火星诗集大加鞭挞，认为这是火星探险效率低下的明证。实际上，火星探险者们随时面临灾难，如此庞大的探险工程，如此复杂的各类系统，任何一点差错，都可能断送他

们的生命。他们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之大，是那些在地球上围着壁炉，酒足饭饱之余，一边剔牙一边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。为此，每个探险者都有两类以上的业余爱好可以在火星上进行。航天局甚至明文规定：每个火星探测者都必须带两件到三件个人爱用品。并在分组时也考虑这一点。可惜的是，他们不能区分“段”和“级”的差别。结果，我这个三段棋手只能和赵刚这个二级棋手对弈，让子是免不了的。

他又在抠手指甲，说明他十分紧张。确实，盘面上白棋明显占优，占据了下方一块大空。这局又要赢了，我无聊地望着窗外。我突然笑起来。这太明显了，我怎么这么晚才想到？他听到笑声，抬头恼怒地看着我。“不！我不是笑你！”我一边笑，一边解释：“我知道基地在想什么了。”他把棋盘一推：“好了，下不过你。告诉我怎么回事。”“如果我猜想的场确实存在，”我和蔼地说，“而从我们看到的情况判断，它是可以对同一空间反复操作的。在这个空间中的物体将被以某种振荡方式传送到另一个空间。这就是瞬间移动啊！”“可我们还不知道它能传多远，如果传送的速度大过光速……”他想了想说。

我点点头：“基地关心的就是这个。我们面临的是一种人类从未接触过的技术，一种人类梦寐以求的技术……嘿嘿，我觉得我们不仅仅是加薪的问题。”我们相对微笑，彼此心照不宣。

“你感觉到了吗？”他突然问道。

我被问的莫名其妙：“什么？”“我刚才觉得周围晃了一下。是地震吗？”我笑嘻嘻地看着他，正想来几句幽默，忽然明白了：“传送！那个场又出现了！你的床！看看你的床！”我俩互相碰撞着冲到他的床边。这次是两块石头，个头较小，相距大约 40 厘米。四只手同时伸去，但紧接着，第二组石头在旁边出现了。这次的振荡我也感觉到了，急忙拦住赵刚。“等等！这里有些古怪。”我说。第二组石头形成一个直角等边三角形。我们向预计是第三组出现的位置看去，大约过了两分钟，周围又是一晃，一个等边梯形出现了。我的心狂跳起来。意义！这三组石头是有意义的！大自然不可能会为我们表演这样的魔术。可这意义是什么呢？我紧张地思考着。我知道时间紧迫，下一组石头很快就会出现，而且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传送会中止。我必须抓紧时间！

一个明显的推论是：下一组石头（如果有的话）将会有 5 块。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？已出现的三组都是轴对称的图案，测定一下它们的对称轴或许会有用？也许这三条轴的延长线会交汇于一点？测量它们的边长怎么样？用什么单位呢？我的眼睛慌乱地在石头间扫视。

第四组出现了。5 块，形成一个凸五边形，但不等边，只有四条边好像是等长的。我似乎想起了什么。

赵刚在旁边大笑一声，抓起信号发生器放在第四组石头中。原来如此！我恍然大悟。发生器与另外的 5 块石头组成了一个正六边形。如果把发生器放在合适的位置上，它会与其他几组石头组成正三角形、正四边形、正五边形。这是道简单的几何填空题！

仿佛是对正确回答的奖励，四组石头闪了几下，一起消失了。

我惊喜地看着赵刚。他不知所措地傻笑着，嘴里不停念叨：“我几何学的很好！我几何学得很好……”我一把抱住他，说：“干得漂亮！哥们！”“什么？”他没听懂。我顾不上解释，急忙同基地联系，这可是具爆炸性的事件。

线路不通。

我又查了遍连接，重新启动机器。没用。

我向窗外望去，一片灰蒙蒙。我走近窗口。外面的世界仿佛罩上了一层灰色的薄纱，显得冷漠而不真实。这是火星上的白天，那些岩石、山坡应该是褐红的，然而，现在它们都是灰色。“我们好象有麻烦了。”我说。赵刚走过来，也伸着脖子向外看。

我独自走回床边，坐下。

显然，我们所面对的。不是简单的自然现象，而是某种有意识的行为。对方通过几何这种普遍的、简单的方式同我们建立联系，以期沟通。实际上，我突然想到，他们一直在尝试，只不过以前发送的石头都被运走了，直到这次我突发奇想，把石头又放回去。这些……智慧种族已掌握了某种瞬间移动物体的能力，如果人类也能掌握……现在的问题是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？通讯失灵与火星地表的奇怪现象一定和他们有关，但其意义是什么呢？我想起科幻小说中外星人绑架地球人的情节，不禁毛骨悚然。不会的，他们有如此高超的技术，怎么会干绑架这类事呢？不过也难说，在他们眼中我们可能只是虫子，但这样他们就不该费力来尝试沟通。其实，他们完全不必如此麻烦，直接和我们对话不就可以了？再不成，用心灵感应啊！不对，这是小说中的东西，怎么能当事实呢？也许，他们根本就不准备和我们沟通，不对不对，更不对了！

我想得头晕脑涨，向后倒在床上。让外星怪物见鬼去吧！

“见鬼！”赵刚突然骂了一句，吓我一跳。他看到了什么，退后两步，转身冲向气闸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！”我叫道。他向窗口一指，开始飞快地穿太空服。

是什么东西使他成了这样？我好奇地从窗口看出去，一样灰色的天与地，没什么特别的啊！慢着，在观测站门口好象有东西，个头还不小。从这里看不清。我打开外部监视器，用了不到三秒钟分辨画面上的物体，然后冲到赵刚身边，开始飞快地穿太空服。

外层气闸打开了，我们缓步走出，来到火星的地面上。脚下感觉有些怪，但说不出。它就在我们的面前。准确地说，是它们。

8个金属物体围成个半圆，排在门口。即使它们的形状再怪，我也不会太惊讶，但我现在可说是目瞪口呆，因为这些东西我都认识。

每个火星探测者都不会忘记这8个飞行器的样子。它们作为人类对火星最初的窥视孔，曾在20、21世纪飞临火星，有的还降落于它荒凉的表面，向地球发回了大量富于价值的资料。在探测使命完成后，它们无一例外地和地球失去了联系，这还算正常。奇怪的是，在人类登陆后再也没找到这些早期探测器的踪迹。它们的照片每个探测者都看过无数遍，但从未有人亲眼见到过它们。

除了我们俩。我认出了“海盗号”、“火星观察者”、“火星探路者”这些大名鼎鼎的探测器。它们不象是受到过虐待的样子，表面没有破损，没有折断的支架。

我走上去，用手抚摸着这些上百岁的古董。经过漫长的岁月，它们依然整洁如新，仿佛刚出厂一样，甚至没有一丝火星尘埃。我想象着一只陌生种族的手也曾经在这上面抚摸过，思考过它的用途。我向四周望去，砾石与山脉，那些种族藏在那里面的什么地方，正仔细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。“赵

刚！”我小声呼叫。

“是的，我已经录下来了。”他在身后答道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仍然是最了解我的搭档。

突然，每台探测器前都出现了块石头，它们显现几秒钟，消失，再显现，位置移动一点儿。

我后退几步，看到这些石头象是坚定的虫子一样向探测站大门移来。这给我一种受到威胁的感觉，我们退到门口，看着石头慢慢逼来。“要打星球大战了吗？”赵刚问。我紧张万分，甚至没有精力微笑。

石头在我们前面两米处停下，已聚在了一起。接着，它们又返回各自的出发点，再次向我们移动过来。这样重复了两次后，它们停住，原地闪了几下，消失了，再也没有出现。

“完了？”等了十几分钟后赵刚问。我不置可否，向最近的探测器走去。刚走几步，一阵振荡传来，周围的山脉、砾石、尘埃、天空变了。象是谁正在调整宇宙的色彩饱和度，红色，淡蓝色，渐渐从灰蒙蒙的底色中渗出来。世界又是我熟悉的世界了。

我们返回观测站，通讯已恢复。我们报告了发生的一切，然后坐在窗边看着那些曾亲眼见到那种族的探测器，直到人类飞船的轰鸣声越来越近。

科学家们曾对这次事件做过各种各样的分析，我比较同意的是：这是火星种族对人类发出的警告。想象一下。当你在家里正过得好的时候，有人从外面扔进一块石头，接着又是一块。最后，他甚至冲到你的家里来，东翻西找，把地板撬开，乱丢垃圾，等等。你会怎么做？其实，火星人已算是客气的了。他们只是把这些杂物收拾到一起，放在我们面前，让我们带走。

不过，每当我仰望夜空中那脾气暴躁的战神时，总是想：如果有一天我们终于和他们相遇了，会发生什么？他们可以教我们瞬间移动，可我们拿什么交换呢？也许，教他们下棋？

奢侈与贫瘠

作者：杨平

我把那张纸塞进兜里，说道：“带我去公园。”

屋内的陈设开始移动，墙壁打开了，又在我身后合上。传送装置平稳地把我送往地面。隧道里灯火通明，舒适干净。接着，一扇门无声地滑开，我发现周围是幸福的人群。

我走出传送装置，站在草地上舒展了一下筋骨。双星灿烂的光芒照在身上，那种幸福感又隐隐袭来。我咬了咬舌尖。

这时汤米迎面走来，脖子上套了个花环。我一抓住他，问道：“看见艾玛了吧？”

他见是我，咧嘴笑了：“嗨，老兄，好久不见了！最近有什么新伙伴？”

“一般吧。看见艾玛了吗？”

他向花圃那边努了努嘴，跑了。我走进花圃，看见她正和几个人手拉着手跳舞，长发飘动。阳光明媚。

“嗨！”我喊了一声。

艾玛回头一笑，大声说：“等会儿，我们还没完呐！”

我站了一会儿，觉得有点无聊。这时旁边有个女的正在摘花。她褐发碧眼，身材苗条。我顺手摘下一朵花，走过去插在她头上。她抬起头看着我，眼神从惊讶到默契。

“吉姆。”我说。

她把花从发间取下，闻了闻，说：“丽莎。”

然后我们两人拥抱着倒在地上。

艾玛不知何时来到我们身旁，站在那里饶有兴味地看完了全过程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我搂着那姑娘，幸福地说：“我是来向你告别的。”

她有些吃惊：“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真是奇迹！”

“行吗？”

“没问题。”她仔细研究着我的表情，“反正我们在一起了这么长时间，别人早就有些议论了。特别因为你是二类公民。”

褐发姑娘看了我一眼，我没理她。

“晚上到我这来吧，我还想听你讲故事呢。”我请求道。

“不行，这是违法的。”艾玛转过脸看着跳舞的人。

我站起来，拉着姑娘的手，说：“认识你很高兴。”她木然地点了点头。

我又转身对艾玛说：“老时间，我等着你。”然后走向传送装置。

公园里依然人声鼎沸，明亮鲜艳。

屋里很暗，有点冷，使我高兴的是那种幸福感不见了。

我坐下，要了支迷幻剂。打开盖，吞下药粉，然后我就望着绚丽的壁画发呆。

药效上来了，我的身体浮了起来，所有的景物都失去了距离感。世界被压缩进眼前的一张画。我睁着眼睛使劲晃了晃头，让大脑继续膨胀。各种花纹开始在画中阴险地翻滚。我看着。

然后我掏出刀子，扎进了自己的心窝。

花纹，花纹，再见。

……

我惊讶地发现自己还活着。屋里很明亮，壁画的色彩很鲜艳。一架巨大的机器缓缓升入天花板。一束蓝光罩住了我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我问道。

“你让我很失望。”一个苍老的声音答道。

“你不是服务器，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这颗星球的总督。”

“你救了我？”

“是的。”那声音淡淡地说：“我一直在监视着你。没想到你真会这么做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”

“你到底是谁？法律禁止监视公民！”

“法律是可以违反的，你不是企图自杀吗？”

我腾地坐了起来：“可你是星球的总督！”

“不，我不仅是总督，”那声音停顿了一下，“我是你的父亲。”

我愣住了，说不出话来。

“自从你被定为二类公民之后，我利用特权调查了一下，发现了我们的

基因关系。”

“那你还肯让我继续当二类公民？”

“这是中心电脑的决定，你的素质不适于传宗接代，我也没有办法。”

这时我才发现身上的伤口已经愈合了。我冲到墙边，冲着壁画大叫：“你为什么让我呆在这个地方？”

“这是一个幸福的天堂。在这颗星球上，你只需唱歌、跳舞、做游戏、做爱，你不需要思考。因为这会使你烦恼。可我没想到你会这样。”

“我已经厌倦了。我感到窒息！”

“没办法，你必须停止思考，这样才有可能升为一类公民。孩子，这是你唯一的出路。”

“我要去地球。”我说。

一片寂静。

我抓起一个杯子向壁画砸去。

砰！

“你是怎么知道地球的？”那声音问。

“这你管不着！”

“很遗憾，我无法满足你。”

“不！我要去，我就要去，我就要去！”我用拳头擂击着壁画，鲜血从指缝间溢出。

“好吧，”那声音说道，“我想想办法。”

我静静地站着，让血一滴滴坠落。

那架机器又从天花板上缓缓滑下。

我坐在飞船里，看着五颜六色的光带从窗外掠过。总督告诉过我，地球是个“完全不同的地方”。我有些兴奋，现在幸福感早已消失。只有一种获得新生的渴望。我暗暗感激艾玛。

一阵颤动。窗外的光带变成了繁星，一颗蔚蓝的星球在空中悬浮着。飞船的电脑告诉我地球快到了。

我突然想起了那张纸。

我把它掏出来，苦笑了一下，我不再需要它了，不会再那么干了。我把它塞进废物箱里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着陆了。

周围是高高地野草，风很大。我站起来，心里有点紧张。这人类的故乡会怎样欢迎我呢？

舱门打开了，我小心翼翼地迈出了飞船。四周很静。我双膝跪地，亲吻着这片古老的大地。

我终于获得了新生。

然后我的肩头挨了一刀。

我回头一看，几个骨瘦如柴的人正凶狠地瞪着我。我被吓呆了，连退几步。

他先把我砍倒有地，然后一刀一刀地割下我的肉，放在嘴里大嚼起来。他们吃啊吃，然后满意地互相点了点头，扛起我的残骸向远处走去。

他们需要存粮。

飞船在阳光下静静地停着，一停就是几百万年。

